



07686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龍吟

吳郡蔥文較

傳

五一名分纂同郡循吏孝子節婦雜傳

紹興府知府湯公傳

公紹恩安岳人。生時夢神捧兒至而拜之曰：吾紹興城隍神也。既生，峨嵋僧過門，施之飯，請名僧以指詘計曰：當以紹名。他日，東方有承其恩者，其在紹乎？因名紹恩。字汝承。嘉靖五年登進士，釋褐衣，越布覆以父官。參政時，所遺絲袍終其身，不之易。十四年以郎

傳卷五

中出知德安府，旋改紹興。甫到，謁禹廟，周視其繡楹，若故識者。先是，紹苦地浙春秋，所稱澤國也。水濫地在浸中，水驟下而龜其腹。山陰縣東南有浦陽江者，為三江之一。韋昭有云：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浦陽江上接金華浦，江諸水北流百餘里，至諸暨與東江合。北過峽山，東滙山陰之麻溪，然後盡注錢清江而入之。于海。當是時，浦陽已通浙，笊口隘浙，當高時，水反入浦陽而灌麻溪，而錢清之入海者，勢若建瓴，則又傾瀑而不可復止。其所以既苦潦，又苦暎者，槩為是也。紹恩至，相浦陽上流，恢前守戴琥所開績

堰使浦陽之通浙者坦而易洩而乃塞麻溪以遏其
來不使浦陽之水得復入山陰東南而於是相其尾
閘凡在紹諸水濫則易浙涸則易竭者爲水坊海濱
將以伺漭瀉而定啓閉而無如海波之頹洞而難爲
坊也初錢清下流原有五閘歲久湮廢紹恩相下流
仍得之三江之口其地夾兩山爲浦陽入海故道下
有石峽橫亘數十丈洩水者得之乃伐石于山依峽
建閘石牝牡相銜烹秣和炭以膠之石之激水者卽
剡其首使不得與水爭下有檻而上有梁施橫坊其
中刻平水之則于柱石間而啓閉之兩隄築土冶鐵

卷傳五

一

而澆其根閘凡二十八應二十八宿隄數百丈而大
閘之內又置備閘數重曰經漫曰撞塘曰平水閘一
年工成共得良田一百萬畝漁鹽斤鹵桑竹場畷亦
不下八十萬畝而紹興於是稱大府沃野千里紹恩
之力也初紹恩築隄隄潰有豚魚千頭乘潮而上衆
驚告紹恩紹恩曰此隄成之兆也在易之中孚豚魚
吉利涉大川吾以誠信格豚魚尚患涉乎立令入水
築人多怨讟又其時潮大至見者洶洶紹恩暨不顧
且請禱于海潮忽下望隄而却以爲神云後隄次遷
去歷官布政使年九十八卒

論曰漢後言水利者率水工穿渠注填闕之流以漚以溉用能稍入餘稅濟少府錢未有鍾大利久遠惠一方民若紹恩者也循吏稍有益于民民得吏治一二年稍蕪息猶藉稱惠政以爲罕見得紹恩是治而有不尸祝之世世也乎宜紹興祠之爲湯君神矣

明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道殉節前

紹興府知府王公傳

公名孫蘭字晚仲無錫人中崇禎四年二甲進士故事二甲授戶工二部主事時太監張夔憲奉新命總理二部其尊視尚書諸司郎以下皆叩頭行屬禮孫

卷五

三

蘭羞之請改授他部遂以刑部主事出決江北獄進員外郎考選擢四川成都知府成都自谷氏亂後凋瘵又宗藩錯趾居官監往往索民錢激變嘗聚衆劫蜀府內江王叫謀將殺之孫蘭亟馳救衆見孫蘭至環擁襍訴孫蘭遣掖王同車曲論揮衆散然後請擇宦豎之橫者與亂首同正法無何艱歸至十三年補紹興會紹興仇御史神彪佳鄉居孫蘭與彪佳定賑救法預爲分區使鄉官分主之籍記仇民之受賑者合萬九千六百零口立厰二百七十六所設齒米給錢粥廠移粥藥局病坊官糶民糶官積民積諸舉共

二十六則浙東三府十九縣皆行其法所全活以千萬計彪佳遂著為救荒全書合一十八卷可歲行之如官積先闢版于秋收時征米每畝征升以時直給募登版次年官出如舊直謂之官積民積計民田積米凡三十以上畝積五升六十以上畝積七升百以上畝積斗三百以上遞增而米藏其家不俟官驗明年計畝以時直糶米于本圖謂之民積其法如此尋陞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下車勦連州猺連故分巡轄也猺久為寇至是愈橫縱焚掠孫蘭統官軍進勦破三柵降之御史柳寅東以聞上喜將大用

卷傳五

四

而獻賊狎至韶故與湖南接壤獻賊寇宜彬逼樂昌乳源而斬楚諸王以避賊踰庾嶺孔兵諫而南韶大震城不守其所轄連州守將楊守諫據州城叛降賊將導賊至先是孫蘭聞警誓死守即率府縣官為文告城隍廟以舊所用連州兵破猺寇者不足募民兵七百人鎔所束金帶為軍費奉撫檄監軍欲以嬰城至是連州叛所募民兵已調去而樂昌曲江所在設僞官行牌公座韶民驚逃手劍常門不可止飛檄請督府援兵不應孫蘭乃嘆曰連州曲江吾屬也吾屬失守守將叛而兵備監軍泄泄然既不能守復不

能救將俟此為迎降計乎遂北面稱拜自經死臨死有勅之者曰賊尚未至縱連州失守猶可圖存何自苦如此曰吾知死封疆而已南都建國御史祁彪佳禮部管絃寧題請卹錄予祭廕

論曰君死社稷則臣必有死官守者孫蘭真攀髯之先與當孫蘭巡廣南詔時本以兵各官且加監軍而分巡則又當五嶺之衝其為兵官者不能守其官而使其屬連州曲江守將叛爾即欲緩須臾之死得乎雖然使其稍瞻戀顧影徘徊其不致留此姑待以藉口于將有所用之者其亦鮮矣彪佳疏曰獻賊逼臨援兵不至連州失守樂乳告危能為社稷之臣請殉封疆之守諒哉是言

卷五

五

呂孝子傳

孝子名升字德升浙之新昌人少以孝稱顧性介當元世將亂奉父與後母避地居沃州山躬耕非其力所致不以養逮後母死父老在堂人無婦且多病出入起居必賴升扶持猶蚤距然旦口盥櫛奉七箸乾灑鮮滑以次第進時相衣裊增損行則承以肘卽所臥處過傍舍纔三四武非升在不往升偶離側必呼升如嬰兒常是時升非盛年而父復享上壽將百

歲稱百歲翁以故升雖垂老猶自抱父雙足臥終其身不入寢室父嘗得瀝痢疾夜必入九起自蹲圍雪惡以及漸踰其間誦仲擱灑搔抓按抑竟以升體爲其體如是有年方國珍據台州新昌亂升負父避鷓鷯山出覘賊爲賊所得知其爲孝子也留城中與之飲不飲坐而泣賊哀憐之請升歌升乃爲青天歌浩浩歌賊聞之感動送之歸升園有杏父嗜之隣之豪者奪杏去值杏熟升乃市他杏以進父辨非已杏不食已而升轉就隣市隣復不與升不得已呼于天隣忽病疽背其婦夢神曰以杏還孝子則已旦則其婦

傳
卷五

六

請還杏其感神如此洪武十三年詔舉賢良孝弟科升再辭不得乃曰臣老矣請以布衣返遂命布衣使山西稱旨強授職升辭疾歸二十三年詔選老成有學者復舉升升至復辭乃教授一室曰小小齋曰半村癘曰沃州畊者手著六經箋註及小小齋稿與從子不用歌詠倡和士大夫東西行必問小小齋至輒留信宿酌酒論文然後去不用別有傳

論曰史稱賊不殺孝子又稱棲烏躍鯉能動鬼神良然哉顧孝有難易閔損伯奇爲其易者此爲其難者說在公孫杵臼之語程嬰已升子珮亦孝其先世曰

蒙口琰以孝旌人稱爲呂氏四孝蓋孝亦有教云

劉孝子遂安公傳

公名謙山陰人洪武中父坐市民充吏法戍邊已赴
貴州烏撒衛法府縣吏投充但許鄉井力田者而禁
市民世稱吏農民是也時謹方六歲聞家人貴州何
在家人以西南天指之謹望西南天拜且哭朝夕不
輟已而年十四鬢然曰西南天雖遠吾有身猶可至
也天下豈有無父之身哉遂辭家人行會烏羅開思
南鎮遠由烏撒以通邛蜀道路徇徇家人勸沮之不
聽闕六月抵貴州踰月遇父於烏撒亭站父病瘳謹

傳
卷五

七

泣告官請身替父戍法戍邊者年十六以上嫡長男
許以身替時謹未成丁且伯兄謙早以督運死京師
謹次子也非例於是歸携兄子往顧兄子亦幼謹請
以身與兄子共替不許則又歸於是悉鬻其家產什
器竭所有三往百計謀所以歸父者雖其所以歸之
者事秘不得而知也然而竟奉其父歸及歸家貧甚
謹力辦其旨晨昏必進酒供笑樂嘗曰吾今而遂安
親之志矣自號遂安遵學張仲上其事
論曰孝子必遂事向使三往不父歸其能安乎遂安
所以志也他書載孝子事甚備此卽史館所傳稿諸

誌同

詔祠孟貞女傳

貞女名蘊字所溫其先爲鄒縣孟氏入宋有封信安
郡王者判紹興府事家諸暨爲諸暨人蘊父銜爲明
初生員嘗夢女宮送雲冠繡裳于庭遂生蘊絕慧讀
書過目不暫忘會同里蔣文旭者年未七旉洪武二
十九年鄉貢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性耿介與方孝孺
遊孝孺重之作味菜軒記以贈名大起時巡按湖廣
以未娶託媒氏聘蘊而請歸親迎值陳時政十二事
中有暱戚殺平人一條忤旨賜死蘊聞計大慟請于

傳
卷五

八

父曰大人昭信踐蹇修之言問吉以通是蘊爲蔣氏
婦矣文旭之不幸卽妾之不幸也願得一履蔣氏庭
奉侍舅姑他日可以見文旭地下父母未許蘊私念
文旭柩歸必過已門乃密爲裹麻而蒙以絲俟柩過
從門間躍出裂所蒙服長號扶柩去終其喪三年旣
而文旭父母死無嗣蘊服除後乏食分餓死蘊父始
憐之迎蘊歸擇宅後崑間構柏爲樓令蘊處其中曰
柏舟之意也聚書百餘卷供晨夕觀玩足不越梯一
步歲時兄弟姪奴皆一至樓前問候去嘗見樓後崑
石間老梅盛開賦老梅詩一百首見志宣德六年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蔣玉華翰林院侍讀黃文鑿等疏
曰竊惟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蔣文旭妻孟蘊未婚
守志經三十三年今已五十有二矣臣等思叔世之
婦甫諧伉儷遽誓白首乃一旦夫死而改絃易轍者
往往而是卽或終始不渝亦必激于夫情眷戀子女
家世榮盛原可依倚未有夫存未而煢然一身家世
零落了無可藉而欠心明節如孟蘊者是卽君子無
所爲而爲之義也夫無所爲而爲者在女爲未字砥
節在臣爲未字矢志是當與殷夷齊齊王蠋漢袁閔
龔勝晉王裒唐周村宋順昌山人唐義士共表異者
奉旨旌其門建坊立祠於亞聖孟氏祠創年九十三
論曰古有貞女引蘊其爲廢歌者與文旭抱志節無
傳傳于此

晉江訓導徐黼妻李氏傳

蕭山徐黼妻李氏福建永寧衛指揮李正女也黼于
弘治改元爲晉江訓導妻周死遂于其地娶李氏爲
繼室未及一年而黼病當是時黼已遷岡縣教諭未
往也私念前妻生一子甫數歲非李氏出李氏年十
八歸黼至是纔十九晉江去蕭山二千里道遠氏弱

傳
卷五

九

度不能扶。板返乃于易簣時撫其子謂李氏曰吾竟負汝吾卽死聽汝自斷吾敢望此兒爲徐氏後哉李氏曰不然卽不幸吾當扶汝棺撫汝兒以從汝于蕭山耳。黼曰有是乎。強起拜李氏李氏受之。先是李氏嫁黼時其家謂黼家于官必不歸至是聞其死且喜且憐之將取其裝携李氏去李氏乃豫檢箱篋緘賸之而歸其鑄鑰于縣逮李族入至明赴縣告之請北歸父母而計沮不可得不得已乃託之告別而扃于室李氏裂其裙自絞氣幾絕賴其嫂知之救免乃聽之歸逮歸集宗黨男女數十人送李氏上道放聲長

傳五

十

號率衣以行李氏以齒齧舌嚙不出一聲福建布政使洪鐘移檄蕭山命縣官存卹之李氏歸葬黼撫孤以針齧自食其力孤死撫其孫孫死又撫其曾孫正德中知縣上其事于道予之榜巡按至縣命縣官月給米帛嘉靖十四年用御史張子立奏詔旌其門給勘合優免如例年八十八卒李氏勤且膏初甚貧後竟置田百畝爲撫孤資自寒食展墓外足不出戶所居闔重屋沐浴登屋去其梯盛夏必襲衣夜爲女紅非罷極不睡睡覺卽起或問之曰勞則寡所思也其慎如此

論曰節本不易李氏更爲其難者詩曰我心匪石夫石豈易轉然尚或轉之浸假將歸時長途漫漫牽衣未絕雖巉巉之石其不致兀泉鮮矣扶死撫穉仁賊貲辭縣智斷親割欲勇仁智勇賢矣哉

詔賜特祠崇祀貞烈竇孺人傳

明詔賜特祠崇祀貞烈竇孺人者餘姚姜王部榮則室也名妙善又名妙惠世居京師崇文坊年十五歸榮榮中弘治壬子鄉試與同邑王公文成孫公忠烈同見舉有名稱三君壬戌成進士授鳳陽五河縣知縣稍遷工部主事以忤瑾徙興化府通判尋改瑞州

傳卷五

攝府事正德四年江西盜起南贛城執叅政挾靖安

華林東鄉饒南諸賊竝起爲亂而華林賊陳福一最驍破瑞州瑞故疲癯又府縣不得設兵備公旣攝府事躬帥捕蒯潛出城將制其險賊驟入執孺人倪暨婢等使告榮所貞烈在別室急衣孺人衣來前語賊曰吾爲官人妻尚不知官處所指孺人倪曰此婢也焉從知之賊見貞烈美且衣異固已疑爲孺人及聞其稱官人妻信之遂釋孺人倪而與貞烈貞烈泣曰不幸官在外必與吾將安之可已則已不可已願得吾從入同行私顧所驅隸中有盛豹者高安人素以

愿聞遂指之曰是人善事我願以從我賊許之先是賊入時貞烈衣孺人衣訖榮所攝太守印留置臥間復入攫得之而投之官池至是呼豹前使近輿初語他語少間曰惜吾所以呼汝來者爲太守印在官池官未知也汝能歸告之官乎吾卽死官豈無以報之豹以齒嚙指遂縱之歸時至花塢鄉有頃度豹行遠乃言曰吾以丐諸君吾口焦不可能假使前途有井者吾思飲焉旣而果有井在道傍貞烈已下車賊伺貞烈意見貞烈下乎爲之綆貞烈從容勞之旣而前若擒綆者擒綆躡身而入賊驚救不得悔且恨填

傳
卷五

十二

井以礫旣而榮入保遇盛豹歸告印所取之左都御史陳金右副都御史俞諫調廣西兵征諸賊榮隨至花塢于是起貞烈井中越七年瑞州府知府鄺璠高安縣知縣翁素等上其事詔旌貞烈勅春秋祀祠其祠有三一在城東迎恩門一在花塢橋各置祀田而城東之祠則配祀高安婦死賊者曰塞口熊氏女貴貞曰新陂張榮一妻蕭氏曰太平門黎玉亮妻殷妙慶曰雲岡况太學夔妻曰廖足貞曰坡山朱應恢妻曰陵上黃媛妻幸氏曰港西朱治一妻梁雁貞曰斜橋熊武六妻胡氏曰社山朱丑四妻熊以桂凡十八

後賊尚猖獗南昌府知府李承勳同收察使王秩誘殺華林賊逮文成王公以都御史撫南贛勦之賊平論曰江西羣盜起而荆揚以震山前觀之猶崇禎之寇也雖野火燎原究至撲滅然勢亦危矣嚮使進討者稍能如貞烈之從容警敏設機變于俄頃之內則制勝舍猝又何至叅政被執副使受害有如此甚也夫閨房致身自昔所難矧貞烈智濟其勇易衣在前擇人以早保主完印宛如素定難乎哉難乎哉策與文成同邑同舉同劾中貴又同官斯地而榮以兵柄未歸且賊之蹶起瑞當首嚮遂不得與文成同其功

傳卷五

十三

名亦遇也夫

秦樂天語曰貞烈于結遠中見神敏文于糾錯中見跳盪真龍門之筆舊有分宜相公疎文是在館時詔爲之者分宜固瑞屬也又李獻吉有五言古弔詩中有罵賊志已決藏印智仍妙沉身一何易下與流珠灑諸語見本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遜 又名生

吳珩 荊文 周韓 菊山 較

傳大名崇 二鑑傳

明正治卿中奉大夫兵部右侍郎累加一品

服俸徐公傳

公名人龍字亮生其先人卜居管谿插折管子地管

生遂定居焉是為上虞下管徐氏徐氏自明洪武已

卯迄崇禎癸未多由甲科登顯仕齒序不闕以故郡

之稱望族者先之獨其以一經第高等為易為書為

傳 卷六

詩為禮記而第闕其一曰春秋公父鄰首以春秋中

萬歷壬午鄉試而公繼之自萬歷丙午舉春秋第一

遂與其同母兄宗孺同以春秋成丙辰二甲進士而

于是徐氏一門得備五經高第者自公父子兄弟始

公嘗曰吾嘗為婿于陶文簡先生之門稍學為文而

文已日進吾復安事吾徵文也哉會中原用兵每出

入劉覽或臨貺輒留心兵事特公成進士時值神廟

以視朝日少竟輟館試僅改公工部主事使荆權權

未及竣而遽有湖南督學之命以為公能為文湖之

士大夫爭請之乃公之試湖一歲一科未嘗啓客幕

較文獨身携僕日閱卷于百皆竟閱試之明日榜甲乙無一失者其所甲士應舉多中式先是湖北文盛每科得解額十七湖南雜徭獍荒略僅得十三以爲例至是湖南舉四十九人爰有謠曰龍德何盛兮鳳德何衰其所謂鳳則以湖北學使者顧君名起鳳也獨其初權荆蜀寇樊龍等殺撫據蜀江漢震動公與楚撫日議戰守事甚具暨受命督學悉力文事顧中心刺促嘗以武備爲念故事學使者使車僅止義陵凡義陵以南辰沅郴靖諸地皆統試率官師子弟行滕結屬從無一按其地者公毅然請往或難之公曰

卷傳六

二

豈有乘使車而中稅者白桃源南入連山接嶺爭高競險頽垣率木間以叢篁初僣舉行至有挽舉不得前者步趾裁通其榛梗冥接藤盤錯之間屢絕供應或勸公還不許然公每度一關必徘徊相視詢其形勢及度辰龍關徒行則盡得其要害其後勦臨藍大盜預知其險易廣隘以是也乃公凡所至居人驚喜以爲開國來無此事者遠近爭來觀及試則惟辰郡與盧辰溪能爲文句至激沅則俚歌俚語雜成之靖川與峒襲相半能通論語一章者卽舉茂才時辰苦黔難文士皆從巒應門公拔其一二稍俊者蠲

之且風之曰是朝廷之所以重士者也士無地無才苟能讀書通經術則朝廷方舉而用之亦何至趨趨叢篁間哉士人聞其言皆感動且有嘆息泣下者自長沙終衡遍歷五千里凡八閱月而試成再試如之尋遷分巡湖南道參議會瑞難大起公大收士時有策問數題優瑞爲瑞所銜因乞守終養凡十二年崇禎乙亥服未闋卽起嶺北分守道服除拜命公乃增拓贛南五城以舊城庫隘寇屢陷遂增南安城高廣各二尺興國城高三尺拓安遠城七百餘丈龍南城八百二十六丈寧都七百五十九丈諸增高興國

卷六

三

城等圯者更築朝廷嘉其能已遷蘇松兵備道按察司副使而虔民留之詔可于是三臺合舉尤異而大巡劉君復特疏薦公邊才會柳桂賊起其渠劉新宇李荆楚等分據牛矢蝦塘諸寨以數十萬賊累陷衡澧茶攸湘潭祁陽之間凡四省壤接如吉袁韶樂寧未所在告警獨虔以公在多戒備無犯旣而圍長沙復攻衡州兩藩之封于其地者呼救闕下上怒命兩廣江虔會楚合勦而檄公監軍舊例監軍非分守任僚佐皆難之以諷公公不許時沅撫陳君首請議撫公曰兵未動而遽議撫此寇之所以窺我也夫先勦

後撫行軍之常縱愛民不忍加斬殺亦必厚集兵威
摧堅陷險力足以死之而後得以情生之苟不先用
戰而謂驟可以撫者未之前聞旣撫然其言遂斬桂
守所誘賊曾冬保等若干人以徇公乃陽言楚兵當
勦我何爲先之且暑不興師盡散馬俟秋風生長嘶
而前時六月癸未十一日天雨夜晦冥忽下令鼓三入
牛矢寨賊不虞兵至大潰焚其寨牛矢爲桂陽賊寨
之冠聞生矢破諸寨皆膽落先是文吏極輕武弁公
督學湖南爲甲子科武闈總裁其策問痛言文武軒
輊之弊武士皆感激及至虔首擢游擊將軍謝良志

傳卷六

四

及叅將董大勝嘉其壯勇常引之後幕計治盜事聞
或脫所結食刀以賜志良至是以志良爲前軍大勝
繼之志良遂自效乘勝連破數寨曰佃裏曰銅梁曰
猴寨曰蝦塘擒賊雷天名蔣明宇等其帥劉新宇則
脫走者三而後獲之遂以七月從臨武與楚兵合于
是叅將大勝以偏師繼進其所破寨曰茶山曰香花
嶺曰竹坳志良復從木灣鴉王寨黃沙寺轉入并破
二寨曰芹寨曰姜山生擒渠帥劉紅鼻劉思榮等八
月與粵兵合旣又破高嶽紫嶽二源并搜擅源山破
寨一曰石門其餘走羅願者願輸萬金犒軍中以求

免勦不許會大勝自藍山還道經羅源公指授方略
破殲之大勝以數騎追獲李荆楚于大板冲自六月
至九月凡四閱月破寨三十八生擒賊帥十有八人
斬級萬餘撫而歸者無算公嘗謂虔撫曰兵無分制
分制則其勢扞格而不可行今合兵四省統制惟一
蓋必規畫定而進退不疑號令一而期會不爽儲峙
專而飢渴不貳虔撫然之遂悉以機務屬公使便宜
行事故公得專意肆志以至于成是聞初已遷公武
昌道晉參政至是上特名公至京賜對故事道臣無
特名者名之自公始時嗣昌以起復執政兼本兵忝

卷六

五

公會官楚冀相引重再拜執公手指所坐曰以此待
公公初上應召懇疏譏時政與嗣昌忤至是見嗣昌
墨衰經在坐連屬之懇言已十二年予終養事忤愾
激切嗣昌貽聘不知所對遽引退旋會朝房議邊務
嗣昌議增兵內防公謂有進禦而無退守畫宮而守
之是欲閑臠藏而棄綏衛也且未有增兵而兵可用
者嗣昌怒次日公復上疏力言驅之室中不若拒之
門外其利害難易相去甚具上御平臺詔公對初及
守贛賑饑民事公曰飢民非可以槩賑也夫發帑則
病官開糴則病民臣先示之以發帑之意且過稱廩

庚豐裕兼可紛糴使富戶之閉糴者爭減值出而後定規畫取閭師之識饑戶者別之約爲三等糶寡老病者賑力耕而餓者貸之不責子能自全者平糴而于是全活者衆上素寡言時同對三人皆無問獨問公全活幾何公曰以十萬計上色喜及對他事畢退上猶顧左右咨嗟曰活人至十萬亦幾矣時嗣昌在側遽曰度戶版幾何而動言十萬此則上也土嘿然久之然終嘉公能諭吏部遇督撫闕推用遂趨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巡撫山東登萊東江等處陛辭賜銀兩紵絲表裏遣中使四人扶肩輿出都觀者

傳卷六

六

榮之及至鎮歲飢題免積逋銀四萬七千兩捐本年租增修昌邑濰縣諸城改築平度州爲石城一如守贛之五城者孔兵引朝鮮船至旅順鳴鼓告急公方治文書展卷不輟密檄津門山海之爲犄角者乃令標將余國祚預貯火筒以焚其船至夜襲破之獲大銅礮三十餘架東海之覬伺者自此頓息特慮流寇橫勢將阻漕且臨德之間每邊兵闌入以妨轉輸意欲疏膠河故道傍通海運旣已親歷相視見有成畫疏入嗣昌銜夙怨謂漕非公職嚴敕之初公撫鎮時屢以他事奪公休至是奉嚴敕知事不可爲自陳奉

職無狀請告歸無何嗣昌以督師死衆望公起合兵部增設右侍郎備邊剛制督之選廷推公爲副以覘上意上見公名卽報可疏辭不允甲申復首擢公戶部尚書時倪文正司計力薦公可用故事官計無漸入者上特用文正今復用文正薦特旨兵部馬上催公入京至淮聞變慟哭草檄討賊劉忠瑞見公檄曰信矣遂詣浙撫黃君同舉義以應弘光朝士英兼本兵公仍爲副每同堂坐機事一決于士英公不平求去且每在堂公正色危坐士英踧踖不自安遂分部事判兩堂命公督理駕庫漕運暨公諫罷朝語侵

傳
卷六

七

士英且極言安寘四鎮不宜以廬鳳淮揚祖宗湯沐重地遽予之擁兵自衛之人夫帶礪之照俟有成績卽事在急遽爭先欲賞亦必策以自効使恢一城則予以是城復一地卽授以是地當前激勵未爲不足乃兵未卽動而遽劄內地以畀之江南尺寸土可勝劄哉士英惡其言諷臺臣劾公無可劾乃使御史何綸論公耄失拜舞儀勒致仕時公年六十有九雙鑠進止步履無少悞者江東監國起公工部尚書及閩中僭號以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起公遣公門下士閩撫吳君春枝賫詔諭促公入閩不答杜門却掃

者七年臨卒流涕曰吾頗知兵事且官兵當國家需

兵之時乃不得効死為國家用

毛姓曰公既優文事又擅武備顧文事已驗之督學

而武備則在守贛時偶見之何也豈時實使然抑亦

用之有異與考公守贛日粵督張君鏡心雅重公每

移書皮撫王君之良以為此事非公獨任之不可後

沉撫陳君亦一切聽命于公故雖事屬四省而統馭

聯絡如出一人故一往有成功後四鎮之出人自為

政卽一堂決機者尚齟齬不合欲其命將出師制

勝廟堂難矣予少謁公于行間值公從江上軍還知

事不可為忼慨累嘆憂見容色予至今能記之公仲

子仲山與予游以予知公事屬予為傳第年譜稍闕

而余君若水所撰公狀則旁及瑣屑反有為記註所

不能備者嘗讀守虔紀略留虔紀實監勦隨記及名

對記諸書知公規畫神敏不減文成而其後卒不得

竟用以至于棄置而隨國以盡夫文章之不易見于

世亦猶是矣

自記 此徐氏宗譜中傳文也史館所徵書早有

其稿故禾中徐中允草公列傳卽以此文為藍本

特予為益賊土司諸襍傳而公平彬桂諸賊因崇

餘感

編年大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傳

公諱懋德崑山人七歲讀大學能通其意二十一歲
中萬歷丙午舉人是時公氏陳天下爭誦陳維立文
維立公字益公系河南新蔡遷吳而祖贈君者曾祔
姑氏爲陳云公嘗讀陽明傳習錄嘆曰道在是矣是
故學日精而文亦日進已未成進士館選者欲邀公
置館首公却之不與館試乃以第三甲除杭州推官
立讞盜讞命清獄法刑平臺使者能公頌公所條定
兵事關政鹽法驛傳鑄錢救荒諸大政滿六年行取

六傳

九

第一崑山相公同鄉慕公名急欲致公門下處以吏

部公拒不與通部已擬公給事中遽改擢禮部主事

時忠賢建祠京師本部堂上官帥諸曹謁賀公中道

歸三殿告成首忠賢功在京官以次進級公獨揭吏

部辭無功不受會使封光澤王請行使畢還里榜其

室曰不隨室崇禎改元忠賢譏復補本部歷員外郎

郎中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視學政凡學所試稱得

士于是極昌明陽明之學刻傳習錄于白鹿洞標洞

規八條纂真朱子錄以申朱王合一之旨創書院禮

請鄉大夫方學者主之日與諸生往復其言著筭見

臆測若干言大抵統良知合至誠要格物致知而以
知及仁守莊蒞動禮爲階程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
爲功效次第自陽明以前周程以後兼綜條串而正
學昭焉既改嘉湖兵備進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
副使屠阿丑者湖盜也踞湖有年陝西道御史謝君
疏升剽攻轉入匡湖請設隘浙甯界地增叅戎置兵
而合浙直諸廂軍勦之已經撫按覆奏而公曰賊可
縛致必黷兵擾民何耶且海寇對香游船屢來萬一
迫而與之合勢無及矣密捕窩盜家貫其死散歸湖
濱約曰有捕至湖者第舍之假捕卒爲估賣兒先後

六傳

十

踵至屆期而烽生丑義兒沈千斤者有驍名捕分趨
賊營沈左右救力敗遽趨沈沈大創丑奪氣遁捕卒
散佑者扼于隘互持陷水澤中追者生擒之盜平督
撫上公功廷臣皆薦公知兵無何以艱歸時公已復
姓名畱之哭曰還我蔡公服闋補非徑道進左叅政
甫三月而調寧前初寧前道關員已除有人而遼撫
方一藻特疏薦公公耻關寧總監高起潛之當會疏
也疏辭曰寧前重地臣不諳兵事未敢任也夫知小
而謀大者凶萬一試而不效臣不足惜如封疆何哉
且臣與監撫有何生平而謬謂臣知兵不報公乃與

家人訣曰吾不顧矣于是選間諜寬文法革濫冒
修軍政貸商錢以濟軍餉時祖將軍大壽鎮邊久士
卒頗橫公交歡將軍嘗與語乘間蹙然曰將軍信令
行于時而反有不盡行于幕下士者將軍何嘗令幕
下得侵民哉今將軍愛民甚而幕下士反之某請爲
將軍治違令者大壽大喜遽戢士卒而起潛以制府
自大公貽書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會典無考大抵
高下從義起耳然而貴監稍傲則爲凶德職稍卑則
爲調節與其執凶德而臨調節何如職伸朝命之尊
而貴監嘗受親賢慕士之樂爲兩相得哉起潛不能

六傳

七

難當是時山東河南北直隸名城失陷者不一公初
守松山再禦寧遠抵椅于開元定遼之間宵甲者六
十餘日而入城以完廷臣議松守功在文職應叙者
一撫一道一判遂加撫一藻兵部尙書加通判朱廷
檄按察使僉事各廢而公獨勿及反謂公清修弱質
宜調腹用或曰閣部嗣昌以公不附其款議故抑公
以示意云先是詔以災肯言事公極言省過莫如改
過而治平之要則在研大學明德爲內聖外王之學
究之天心之復係皇上一心之通豈有聖心則若中
天而朋黨不消災肯不弭制敵不勝之理疏上上以

爲迂而執政多齟齬奉旨切責至是調濟南道濟南甫殘破公攝兩司使及三道事日撫創招流舉諸廢墜有泰安知州好欽知不免因公生日懷金帶入壽公提所束帶示曰吾十餘年一銅帶耳且此何地而能得此州大慚立解綬去邽泰山香稅羨金如千修泰安城大寇李青山爲亂公勦之平遂于次年遷山東按察使隨進河南右布政使公具文乞休而撫按以規避格不上適河南饑斗米三金人相食催科無所應而闖賊流言降城免征民日夜望賊至公曰此非催科時也檄停征抗疏自劾落職七級會山西巡

六傳

十二

撫員缺上特命公而召見于中左門賜膳問撫綏之要公初言山西與河南界河則先當防河然餉宜亟也臣所部兵已缺餉九月而災荒日告臣今往撫當先使窮民有食耳又言學無大小而爲治之要必從太學提綱挈領而衆目畢舉又言臣今往撫願使民不爲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良民以成一己之名上悅賜表裏銀兩壬午春公至山西榜其門曰願聞已過求通民情于是興屯以足餉防河以禦寇建于城社以招來智勇之士復講學于三立祠大寇王冕等先後爲亂平之

別錄作王綱及五臺交山諸寇

寧武鎮將許定

國援河南兵叛而蘄將任國奇等統譁兵盡入晉地
公密授機宜且勦且撫亂爲之定是年九月京師以
邊警徵天下兵入援公已應徵而遽有扼防龍固之
命按龍固三關居內禦外轄之保撫今敵入內地反
居外禦內其間山勢綿長凡千五百里各設烽臺扼
關隘馳騁堵捍敵不敢近自十月設防至癸未五月
撤防凡七月以罷勞請告旨未卽下而闖賊已陷河
南將渡河公禦之蒲澤不得渡乃西向潼關先是公
防河時止扼其界河南地若垣曲若平陸若芮城僅
南河數百里耳至是秦督孫公傳庭以十萬精兵守

六傳

十三

關天連雨士饑弓矢不張而朝議督戰甚急一戰而
潰三秦皆陷于是河西之界秦者南自苻浦北迄保
德延袤二千餘里所在可渡且河冰通馬車賊初渡
大慶繼渡風陵公兩以奇計擊敗之賊稍却會高傑
統潰兵入汾州攻剽公甫調戢而賊西破榆林岢嵐
告警公急上疏以爲賊聚而攻我散而守是以一往
無堅城也自今以往請分發禁旅并調真保犬營諸
兵合之晉衆背關一戰尙可有爲否則畿輔以西恐
成破竹之勢矣不報初公在平陽留巡按御史汪宗
友守太原至是太原警宗友馳羽書促公歸保兩晉

王亦請救備至使者相望于道公不得已分所部三千人以千人自隨而留二千人守汾州平陽平陽大懼相驚以寇至道將以下皆棄城走旣而賊不至恐得罪乃反迎賊渡而平陽陷公先遣部將馳救復自爲後應將行而晉王及官吏士民數萬人遮留馬前不得行嘆曰賊之得至此天也乃爲城守太原計而宗友先促公歸已廵他邑去旣而聞變思委罪于公以自解免反劾公不守河而自歸太原有旨解任聽勸且命郭景昌代公而以閣臣李建泰督師援太原皆不前先是公在寧前拔裨將應時盛于衆中忠壯

傳

十四

能折衝至是時盛以副總兵領中軍事與材官段可達皆隨公因諷公當循例出境候代而公辭之曰吾死封疆耳且此時何時而藉口解任以圖自便縱令代者至吾猶將共死于此君言誤矣率衆哭誓于關壯繆之廟甲申正月晦自成聞降者交誦公乃遣使持牌招公公立碎其牌斬使竿于牒樓自成怒悉其衆五十萬薄城下公豫瘞大礮城下賊營燒夜發延火中藥鐵賊數千人益大怒肉薄之時賊營蔽扉矢石不入公命部將惠光祚繼死士掣扉投之濠而南廂報陷中軍時盛力射之不退賊遽冒扉鑿魏下公

命材官可達川火揭其蓋發萬人敵直褻口絕燧九
發四十有一殲賊千餘而東南角樓所貯火藥器忽

自裂樓爲之燬一稱叛將張雄先伏人焚樓火藥次日風霾作拔木

發屋晝晦守陴者不能立公預草遺疏藏衣間而中

軍時盛者馳歸手刃其妾并幼子持矛登敵適新南

門守者與賊通每白事輒皆前向方議調他門未及

調而賊已入公北向再拜授遺疏于贊畫知縣賈士

璋曰臣力盡矣願問道奏天子引佩刀自裁而諸將

奪公刀擁馬西行欲劫公出走公叱不可遽下馬徒

行入三立祠時盛持矛巷戰赤突手殺數十人尋

六傳
主

遇公于炭市乃同材官可達已先公馬斫出城回顧

不見公復斫而入從公入祠下公從容拜先賢自解

袍帶縊福之東梁身輕不卽死時盛脫鐵甲覆公肩

氣絕時盛亦拜公東向絞以弓弦一時從者十餘人

皆自殺自成購公尸離其首棄之海子可達廉得之

歛瘞于新南門外東崗私題曰雲怡公壠雲怡者公

別字云後南都以禮部尙書顧錫疇請表賜諡忠襄

予葬祭建祠而祔以時盛會柄臣士英修怨錫疇而

媚士英者并劾公失守且有指公未死者以故下卹

典而贈廕不行初公還太原寧武鎮將軍周遇吉者

公所薦士也。貽以書曰：公忠義性成，吾與公同心破賊。豈顧問哉？萬一不然，卽賊得渡河，願與公約。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吾死守太原，以障其東。兩地率掣，則畿輔得延以俟。援集此，睢陽之烈也。至是公死，賊從保德渡者，圍寧武城二十日。城陷，遇吉貫甲，運槊躍馬入堅陣，手殺賊豪百餘人，掛矢滿甲，大創而死。其妻蒙古人也。綴寇紀略作劉氏帥蒼頭百人先縱火焚其居而跨馬挽弓衝斥亭榭，間自辰迄未所殺，傷過千人。矢盡赴火死，蒼頭無一降者。

毛牲曰：予讀三事錄，嘆材官王永魁等能同時自殺。

文傳

士

而太原民數十萬，旣從公死，尙有遺民。傳從高等尋哭公屍于殭屍漫野之際，非公之忠誠素浹于心，何以有此。然則感奮成仁，不止門生故將也。公全晉拒守，已經二年，向使公在平陽，則賊不必渡，賊不渡，則太原不必陷。公一去就而全晉之存亡係焉。顧公事

如此，而國是未清，猶有格贈卹而快私怨者。公仲子右炳，所由狀公實而授子述之如此。夫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公獨講學而蘊之，平日授命致身，肇于愛敬

知之良將，與文成比烈矣。吳梅村曰：賊以三道渡河，下流由清坂趨平陽中道。

由延綏趨汾晉上流，由樓煩趨寧武，旣破延綏，則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去平陽爲公谷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傳七 姜之琦幼韓較

沈七名禹錫字子先邑人居崇儒里其先七世連舉

于鄉七生而好奇期大用崇禎己卯補諸生以國亂

不得用乃棄舉子業讀書著詩古文辭當是時浙上

軍夫起永興以東畫溝土為壘自西逮成七嘗為相

視其間卒厭其抵牾私念負才不得用當或有所為

而視諸所為不道又不善用奇計棄不復顧讀書漁

林間鍵門遍讀十三經諸子暨兵符陰陽家書以逮

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名家集合萬餘卷城南蔡五十

一仲光城東毛甦市東橋包二先生與七為四友時

七念甦甦避近漁林七得之持而哭而蔡五十一避

芝塘相去五十里即欲取道往芝塘中道而雨隱味

中七搤甦手拊其首長嘆曰古有云頭鮮惡骨而予

也幣幣然者而不知其瘦也既而鄉中不可居復居

崇儒里益悉力讀書畢發生平所好書聚一樓嘗讀

二十一史以板枯不能復購他本乃手書其板自朝

迄夜漏下十餘刻不衰而七不以為苦以為常既而嘔血旋愈旋嘔血至數斗復愈時治之者以為七困厄不平不得已讀書是必血逆妄上行也無大故既復嘔血如粒米復愈復嘔壅血塊而軟不可卒破遇錢唐醫者曰嗟乎是病鬱也治期月當愈七素恃已精力無敗理遂傾信之喜過望數服益信之遂至敗然是時醫者十數輩皆殊其候竟不得定七病而七病凡五年以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哭曰兒將死耶七以右手拊左手審視尺寸曰不死也時年二十七七貌瘠薄兩手盛夏不煖性頽口好

七傳

二

為徵辭尤喜觀劇八歲作文鄉里奇其才多稱之後每一文出必傳誦鄉里而七故秘之不以示及病甚或詢所著書大怒以為預已死也及死而愛之者以為七負才不得用用抑鬱死憐其才將輯其為文刻傳於世而其母又哭不示曰其遺意也乃刻其寄友詩若干首因憶七病時作雜詩遣其僕寄予時來著在坐共詠之著慨然云沈七數詩皆哀絕似非生人時聞之不以為意不悟其言驗也予與七就醫錢唐推七命當死予初惡聞其言且七病中多嫌畏既歸為變其說而意不自樂七未之知也長嘆曰嗟乎人

生有命胡爲不樂哉嗚呼乃竟不知予不樂者也

王丹六評曰末一段似傷似贊哀情怨節別一機杼

楊孝子傳

嘗讀典例無有以封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封臂事屬傳必謝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吳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母事狀如爲京口汪將軍記事如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錄序而獨于上海楊孝子則不然孝子名文蔚本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啓間隨其所親宦上海而家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走厠脰嘗其糞其

卷七

三

號于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年母病見血中死法

醫者凡數輩皆前後相顧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

今復然生男何爲也世已無鍼石燻灼豈湯醴亦告

絕者闔戶剖左臂以其肉糝葭汁澆之三澆三進母

初進而體下再進而赤滓以去三進而愈時康熙丙

辰九月二十一日又二年戊午上海令任君廉其事

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重我以迕德也且

予何如人其敢以迕德越典例再拜固辭固強之不

受乃爲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河爲之傳西

河氏曰予兩過上海未得訪所爲孝子者而見之也

予友丁明府曾與之游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放于俠烈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踉蹌却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母年然祕不令諸兒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兒意者方母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老而曠以爲不療卽療必不能康彊如平日乃旣愈又健皆貽聘不知所爲丁明府曰孝子將到管夾管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迺噬之而脫之以刀故其創甚鉅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以管肉鉅雜葎澆之揚其膏令竭屢澆屢竭今所餘腊肉猶有重至八

銖外者嗟乎孝已別有襍贈詩文卷附傳後

傳七

四

曹太常卿別傳

山陰曹君太常卿與予內從祖南京五城兵馬指揮陳君爲姻交陳君爲之傳傳者置也謂其行事可傳置也則傳置可已且曹君舊有聲其號秋水名惟才入能稱之其以第一人舉于鄉成進士仕泉州司理歷兵禮二垣給諫進太常卿人皆能指之其仁于先和于閭門勤于供官而踴躍于國家多故間也人又能數之道之然則何傳乎傳其軼事君之初仕時以泉州司理攝漳州也漳故多寇而君以泉州理來威

望君且郡闕兵備寇之將至嘗佔守未備以乘其隙
君出廳事間服鄙袒衣偃仰四顧而命課夫漳之儒
生儒生雖強起應之然竊笑且有怪之者乃益復召
他郡他郡亦應之當是之時大宗伯黃公道周適鄉
居講學芝山君復服鄙袒覆以深衣導隸詣講所麾
諸儒生進其廡而環坐以聽既復往著榕壇問業黃
公深許之且贈言曰文治之有華實猶黍稷之有馨
香也豐儉不同享祀不可失也其重如此于是此漳
之人怪之者咸更起而笑之曰此翁儒者也各棄去
及其久始無笑者而寇竟以是徻復不前及其去漳

七傳

五

州而返泉州也君本理泉州泉州于是復有寇居民
相驚議事者謂泉州闕衝也非司理君不可于是檄
司理趣命駕返泉州或進曰司理君儒者講芝山者
也恐不足當寇或乃因而阻之且竊言曰天下事豈
得數數倖矣君返日坐廳事按簿書若無知者悉禁
諸譁言陰爲扞掖而寇且登岸有來探者故疎其坊
防音令之入入城晏如故窺廳事簿書崩隸如故乃曰

啼此易與耳于是賊稍縱漸因居民之爲內應者散
伏焉將乘隙而舉以入君乃令黥者陰伺之已得其
處閱日令假爲賊藏甲所忽召諸坊民及偵者曰甲

所應有賊也皆相顧愕債之返曰然又令藏乙所復
曰乙所賊當獲衆皆笑頃之則捷而獲者立庭下于
是皆相視不知所爲以爲司理君儒者言事且中而
君次日急召諸衆曰賊今日當敗可擒矣盍與我出
城則衆皆伏地曰諾如公言夜半薄賊營縛其渠泉
州平則凡閩海間知與不知以爲司理君儒者講芝
山者也能縛賊預識善敗儼若鬼神者若有物依之
能預人禍福事者而于是咸服之曰司理君神
齊于生曰君嘗自言曰擾人者將以定人之擾也而
擾之是擾者也官人者我將有以官之而使人官我

七傳

六

則不官也故其爲官如所言嘗憶黃公游會稽與郡
司理華亭陳公多道君事君爲諫官值國亂及其後
始以太常卿治軍閩故多海寇在漳與泉州尤甚人
無敢任其地者是故嘗乏員而君之仕閩最久君嘗
曰寇漳者劉香寇泉州者林瓚元也更有僧不得其
名字

徵士包二先生傳

蕭山包二先生名秉德字飲和別字卽山與嗣邑崇
儒里沈七禹錫城南蔡五十一仲光城東里毛銜爲
四友沈七長于銜而少包二先生一十五歲每高會

包二先生坐上坐口故欬體慙而目卑已欲言怙怙人以言及之亦怙怙而沈七坐將末摘擲號笑四顧無坐人者曾與包二先生作酒賦沈七四顧談不卽屬詞已而持几出從容扶几伸白而吮墨自特讀書萬餘卷當必無或過而包二先生徇隅坐小息私納紙入博衷沈七不疑其遽成也笑探之先生乃大慚已而探益急不得避掣紙尾出誦之音詞琅然沈七驟輟筆捲白而去次日又賭作琴賦先生小息成不加點綴七故以捷勝旣已屬詞然惡其速成也又去由是邑之推古學者必推包二先生焉戊子沈七死

七傳

七

又四年壬辰包二先生死死時其尊大人猶在也先生面中赤勉起扶伏于簣叩頭若有言者卒無所言竟死先生系出楚申包氏世居安陸其後有仕宋尚書虞部員外郎者遷合肥生孝肅公爲宋天章閣待制龍圖直學士子總早死得出媵生子純贖以爲嗣凡七傳有台州醫學教授次子榮從兄宦游遷于蕭其時有兄弟五人俱仕顯稱五桂包家其一名大中任包家街則先生之宗也先生補諸生第一崇禎末棄去徵爲郎贊江上軍復不應授書里閉閤年旣長與弟秉衡各娶婦產子女身無私錢比歲懷授書金

跪其尊大人慙獻之獨甲歲跪報然不起良久曰兒子中擅取數緡矣偵之周甲貧也又乙歲復然易書也其謹如此先生與沈七俱好讀書而七以遘病作輟先生獨坐讀有常候比讀必過丙夜嘗授書友人宅其宅高樓當城隅敗傭僦焉每丁夜渡江其婦睡醒聽先生度紙聲并竹中鳴輒回鳴未呼包三先生尚搜書起徐徐而七嘗病時夜寢勿讀也後販婦聞先生死出涕先生所著詩十卷賦一卷讀史詩二卷微西涯樂府體也襍文二卷雜志五卷襍輯古今名物事理別爲一家言名蟲彘編三十卷其酒賦與琴

七傳

八

賦集不載先生謚淳博

毛姓曰予與先生爲四友時邑之稱最博學者無過

蔡五十一仲光沈七思勝之故曰夕讀書過萬餘卷

惜已死然且兩人者皆自謂不如先生然則先生之

學何如也自昔十室相許必將成名予四友者當衰

時相結嚮榮而枯而先生與沈七更相繼以死悲哉

先生之尊大人與其弟各以其傳誌屬姓以姓爲先

生友也嗚呼先生曾爲詩定交效國風體詩曰香草

曰桑扈曰松與柏伍各四章一自易一勵友也予向

思和之而未就也予至今慚之

家義門彥恭公傳

人而人以此

義門毛彥恭浙江遂安人也本名文端以字行祖希成奸行義篤于倫敘誠于姓勿析產傳至彥恭族愈蕃計男女三百餘口恐不能繼乃創立同居家規鷄三號男女齊起開安王家長各就東西舍操作漏一下罷去白冠如瘞祀以迄衣被饋食之細分井均茶齋毫必悉中外營款不敢忤且復建義倉以周閭里凡遠方來學者延師儒以董教之而給之以薪膏之資兄弟五人共營一瘞地中穿其壤使達氣不隔而別瘞妯娌于山之麓曰吾欲使百年後吾兄弟魂魄

先傳

九

猶相依也嘉靖十三年十月太保禮部尚書夏言請于朝詔旌曰六世同居義門給官銀三十兩建棹梲優免丁田雜差如例嘗入夜見東西舍操作燈火煜煜如舉子號屋譁笑之聲不達戶外歲時男女候家長從東西舍寒帘出男各覲其婦不甚辨驟見慙縮以平曰無書面故也其家規之肅有如是者

太史氏曰予與祥符令會侯爲兄弟行會侯每言其先人吏部公爲義門曾孫與其子司訓次子文學並以孝稱予心儀久之暨予入史館草義門傳然後知季義益有本也義門後頗大而大以此

平陽翟輝商銅于江寧女殊色浙軍王藍旗強委之禽女初不從既來旗則辮髮革胝二月十九日隨眾女騎至上天竺控驪行前道驚盡回面騎週呵之中一女騎閉言曰本欲朝奶奶北人稱觀音曰奶奶而生奶奶從道中行寧無觀乎既而孀居旗爭奪之女自到再聽髡爲尼遂名道演天童恣公以國師乘傳衛使貴人掌導者止吳山觀尼將叅公步經花市一市皆驚漸有攔觀尼前者尼怒還返既又叅靈隱禮公于郭童園公曰是未可與言也逮前作色曰從誰來耶曰身

七傳

十

獨來曰身與和尚有何親而令獨來尼不能答羞之紅界于面公喝曰狐情尚不滅何用叅爲尼嚼臂鍵戶嘗有盜入尼室驚其豔屏息伺大士座傍見尼入靜將易衣蔑火復構火掬鉢水塗掌咒炷蓮片投體大士前登床結跏儼若大士者香氣葉葉繞上下夜分盜熟視悔之直前叩頭曰姑姑佛也吾見佛從此截盜矣暮年尼忽曰早知如此靈隱禮公深然之將予之衣不受無疾卒西河氏曰邑有蔡氏女許山陰余氏而未歸也余死女爲尼于余山陰張南士曰有姑許邑王氏者亦未歸王也王死喪之亦爲尼惜哉

其爲尼也雖然若尼演者則又幸爲尼者與不然奪之矣張名族與蔡有戚蔡大父萬里爲刑官余從父煌死國難有名近異教有女子髡髮不嫁者郡有某氏此則悖理蔑倫之甚者予懼得與二女事且爲例也距二女事十餘歲然後有此教近歲中瑣曰蔡氏尼卽蔡貞女也西河別有詩見五律卷

陳老蓮別傳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

七傳

十一

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

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窈儒畫窈儒藉

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督學使

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

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

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

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

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彙所爲

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遯

矣朝鮮元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

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而東袁賜貧爲洋。其典簿記藏。蓮壽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王。王大喜。重予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書。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壽謂之曰。此壽已過。周而猶嫌。噫。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壽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卽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脚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

博

十一

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壽氣韻兼力。灑灑客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墜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轆矜軼搏。裂頓研。作氣滿前八家也。故壽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嫌也。其論如此。蓮壽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澹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七佛法衛協。烏瑟摩法范瓊。諸天羅漢菩薩神鬼。槐法張驪。騎道經變相法公麟。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

史助嬰法勾龍爽倭墮結法長史髻鬚長史衣帶盤
薄法吳生金璧宮臺林泉滂時長陂豐卉法大小李
將軍雲山法浩水法董羽溜水法河陽郭熙几幃尊
卣餅罌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馬
承旨小馬法承旨之子竹石窠木法趙大年鈞勒竹
法劉涇墨竹管仲姬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
檢校錢選烏晴花鬚點漆凸厚法宜和蠡蟬蛻蝶螭
螭蟬螂蟋蟹法宜和亦禳法崔徐黃父子鶴鴉鳩女
法閻助教士安雀法雀兒黃蓮法於蓮於青年蒲羸
法毋延之

七傳

三

董无休曰周傑園曾為章侯傳徵事于西河故西
河有報樂園書見書卷章侯亭不勝紀是傳祇紀
書且略寫大抵此
皆西河寫生處
又曰章侯博古脾為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三
也章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辨云歛
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此姜綺
園為予言者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

湖中二客傳

饒佑彭萬年禱吳城之張令公耐夜夢令公授之坐
說曰勳人財而室入室何等律乎答曰斬耳填臚一
人及接至使書字萬年壽斬字于背及獻級則其伴
鄉三也先是萬年與三伴分舟而行萬年避風機蓋
左三舟渡湖是夜盜劫兩舟去一三一黃壽三與壽

俱被殺而壽舟有吳人秀才趙瑩者匿壽子并婢載
他舟行蓋壽者襄陽估也萬年寤驚覺三舟湖口知
三已死哭之遂斂三木挈三家人置後舟偕之維揚
暨回舟而飲三婦于船詢曰夫人非三妻而得隨三
何也婦愕失箸既而視僕萬年令三僕避後婦流涕
曰妾建昌追工妻也夫積工值攜妾歸附三後舟夫
病而三據妾身并值有之夫棺在板子之沙家遺老
姑存亡不足知君何得詢及之乎萬年曰吾唯稔其
情以有此詢也雖然亦思歸乎曰思之萬年遂呼三
僕語割贏財千金半與三家人而以其半給婦歸建

七傳

十四

昌使養姑焉方三舟之渡湖也三聞壽舟絃靴聲及
窺之則有婢福妮善彈別名瑟瑟因與之聯舟暨被
盜而秀才趙瑩者傭算者也藩估購妓樂豔婢容鬋
競叩值以購既筮日有成說婢急謀瑩瑩亦爲婢計
顧自視無橐中金而前後舟悉秦越無可主者乃懷
刺謁九江守告之守謝藩估去牒瑩押婢并其子與
家人等還歸襄陽瑩乃爲歌令婢彈名瑟瑟彈句諸
故人之有財者詞曰大堤估兮襄陽商風吹鐵鹿兮
渡潯陽何入劫公兮身首以截遺末如兮蘆之傍低
無杼戾兮高無檣女不藉絮兮晝不咽禪與糠孤兒

無恃兮惟末。卿之將歸洞庭兮，還故鄉洪濤洶洶。
兮，青天茫茫願假羽翼兮，翺且翔。一彈再鼓兮，心恨
恨齊于生曰：瑩以匿卿，故曾見予舟次且不疑。予爲
無財謀資，如歸蓋其人長者也。西河有瑟瑟
詩見非律卷江右王
猷定嘗言觀察宋公能道張令公見愛，專其人爲士
人，非彭姓今覈之則萬年者實跡也。豈事偶相類抑
亦傳聞之訛與？夫天下衣冠乃幅藉稱士人而錙
銖成市所乎豪釐生死頓易其爲萬年所不潔者則
亦何限萬年雖估乎估而士人行卽士人矣。張令公
者或曰唐真源令張巡也其祀湖所始則無可按者

桑山人傳

七傳

十五

山人許氏沐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勤賊三策于
閣部督師楊公不用旣而爲東平侯劉澤濤幕客與
澤濤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王師之鎮
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
道士游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
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啗者能言許
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旣還沐怨家見曰此許
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
諸捕者拊怨家去謝之而身游衡陽不返云

何顛非顛也有顛名爲人潔居冬夏衣絺衣裂緯囊
蓑顧自以爲妍好人佯唾其裾則惡搗之嘗搗衣曰
影中颺塵揚揚搗勿得已每踰捆攝前後衣左足預
箸捆中履危杌然以右躍之蹴如也旦起躡冰滑引
手左右捉水蹴躍若捕涸蟲然後激灑其首項以面
雷焉越食頃攫懷中憤澣之引箸頂去小復至如之
則又復至冰雪不間日食斗黍酒百銚然不必得也
夜不就枕與人言輒了了予與顛遇來氏其中表也
揖讓進退如常人或曰其曾大父爲明世宗朝南京

七傳

十六

工部尚書其大父鰲爲刑部尚書其父以垢廁摩櫛
累日死溷中

于先生曰是畸志者也屈平不潔其族人曰三濯纓
顛近之柳宗元傳李赤至曰以世爲溷以溷爲帝君
清都唯世洪濁若溷者則唯處溷中然後潔清之極
致也前入外記多寓言予日徵之言之實故語特猥
瑣世或以何氏父子相繼顛焉何哉前錄云云
顛自誥封奉政大夫家鶴舫君傳
家鶴舫君諱際可字會侯予兄弟行也寒家出姬姓
自平丘尚書廬江安陽令後凡散處兩浙者代有名

臣而君系浙西族其曾祖諱一瓚爲天官尙書郎專
祠里門而君繼之少小負文章名暨長登順治戊戌
進士而名且噪甚故事舉文三年一改製名曰時製
前此主其製者爲勤之史立庵少宗伯君本房師也
及君出其門而名與之將從來師弟子不並名而君
獨破例比之漢扶風之與東海不嫌抵抗然且三年
改試帖而製獨不改元光三策力持風尚者越三十
年乃君以二甲謁選例得京朝官且據文有名應拔
之館人而

世祖章皇帝重吏治謂諸進士多年少應試以吏因

七傳

十七

授君河南彰德府推官守制推官雖府倅而實尊于
府舊時外臺設巡按侍御史爲鑾輿代巡推官者

代巡之前驅也雖名署司刑而糾察官吏翦逆豪猾
甫攬轡而人憚之會歸德防將倚家世勲戚恣其貪
淫攫民間財帛婦女雖事發而莫敢治君庭訊間尙
強口刺刺且曰君書生齒藎尙未抉而敢噬我乎君
笑曰吾惟不噬人以甘此藎也雖然汝將自噬汝疇
矣乃鞠若干日必欲厭其心以使之無辭遍搜被害
之實可按者列狀而詰之每詰無所辭下杖籤一籤
凡十餘下獄成遂棄市治有曲尙信爲連竒才所殺

事涉可疑讞者爲所昧幾僂首板而君執不可會再
鞠雷雨大作君覘其有異仰天曰假死有寃者請壞
吾庭樹而儀門大槐應聲而折大雨如瀉平地淹數
尺曰何如曰夫何辭伏辜至于哀矜惻怛以疑讞而
得不反且百十計也然且觀官竊以賄請坐前此猶

今上改元之明年河南舉鄉試君分房校士主考重
君名必以君房所首薦名冉覲祖者定爲解省第一
人旣而艱歸已補黔之黎平府而推官之缺奉裁官
制推官與知縣雖分上下司而品格相等凡進士試
仕者自京朝官外例以推知合一格因補陝西城固

七傳

六

縣知縣君曰課農而作士子之責也邑自兵燹後民
多散而之四方戶版空虛君悉招徠之特田苦磽确
境有清河五門堰設防瀦水可灌田五萬餘畝自前
朝慶曆後不修者近百年矣君就地起工役畚土捷
竹力恢諸舊址而餉儲不足必多方減賦以給之凡
閱若干月而工始成然且擴官廨以課諸生前此試
科響絕者今登賢書者若干人歲大旱君禱湧泉洞
名龍湫者其禱法神巫呼雩畢取棗銅鏹擲于水以
鏹鑿復出爲神應之驗然而罕驗者時鏹已鑿水遲
久不應君將拜辭去甫下拜而鏹忽湧出泛水浮浮

然父老爭捧之下山而雨乃立沛山有虎災鄉民梁
樟爲折尾虎所啣其子振第絕虎尾已奪父屍乃歸
而告之于官君爲捕虎文移城隍神翼日選強弩入
山則果殺二虎其一負創走死深谷中其一鼻過市
而振第視之則折尾虎也君感神如此會上計所司
知君名各有所薦而復以外艱改補河南祥符縣縣
附省會多欽件新例以郡倅輪番審理謂之值季河
撫修公聞君作司刑有名遂以通省欽部件總歸祥
符君旣已勞勩戴星出入者無虛日乃復以供養大
兵州縣倉皇無所措且兵無紀律縣甫下營卽有以

七傳

九

淫掠告者君立白主帥請寘之法而主帥難之曰世
無兵甫集而苛小故者君曰不然此兵所集地非汎
地乃就養地也集汎地而兵不敢猶謂之縱若以就
養地而兵甫集而卽縱之直謂之變變豈小故將軍
可謂不知律矣主者愕然遽寘淫掠者於法而縣境
始安會

上開制科君以文名在薦中總憲魏公環極見君名
曰是人來不媿制科矣特君過退避其時赴試者滿
長安市而君不入城僦居蘆溝卽其舊座主高陽相
公日開嚮禮試士而君不與謁及試亦太和殿已拔

取上卷而終置之君曰制科者大科爲館閣地也吾
向釋褐時例得京朝官而且失之望館閣乎且以韓
愈之爲文尚不能一登制科吾何憾焉乃還祥符會
河岸衝決邑之常家寨適當首衝北河使者議築長
堤以遏之日役萬餘人君曰此崇伯鯀障水法也河
決如排山而能障之乎以萬姓筋力而棄之無用可
惜且予相舊堤似無壞理使惡其拂已揭之總河君
復力持之旣而河果決他所堤無恙中州多遊棍迤
西朱仙鎮邑巨集也其棍名市虎有王丙者勾引諸
旂員估諸牙貨物立名總牙以網市而攬百利爲估

七傳

三

商患自臺使以下皆是其所請而君獨否且條舉利
害陳臺使前至旂丁市虎合起諄諫而堅不爲動事
遂寢中丞董公舉卓異爲中州第一奉_以奏_以遂_以建_以
旨行取賜朝服一襲以示鼓勵賜服之典自此始乃
邑丞以私怨許君士民舉幡訟君寃雖邑丞已寘法
而君則拂衣矣歸集同志爲詩古文詞且遍游名山
以爲文章之助遇有公事則興利剔弊不廢齒頰而
未嘗以私諂長吏貯車篋一刺因講學日久四方從
游者屢滿戶外皆有以應之雖君當治政忼慷直前
若不可一世而至于藝文揚扞獨謙以自下且皇皇

以汲引後學爲己任嘗于高會中獎引時流不啻若
口出遇論辯得失卽在座末亦必使之盡其說其說
苟善雖語訖亦必引伸之使在座者共聞之而後已
康熙二十二年浙撫王公修兩浙通志聘君爲志館
總裁而嚴州府志則知府任公聘君專修之所著春
秋五傳考異十二卷松臯文集十卷安序堂文鈔三
十卷松臯詩選二卷拾餘詩稿四卷浣雪詞鈔二卷
黔遊日記一卷先是君去官以後二子士儀士儲皆
以文章世其家已對策其天安門各授試吏當士儀
宰寶坻時君親赴寶坻以觀其所爲及士儀陞甘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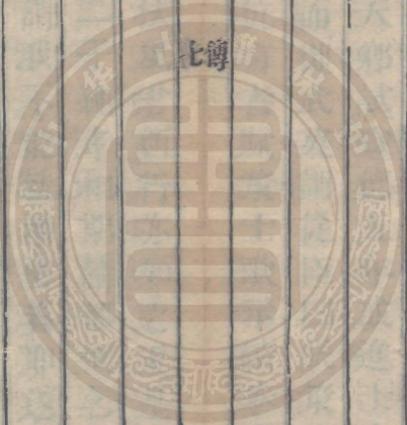
七傳

三

丞士儲宰扶風君西行亦如之至是士儲以卓異陞
冀州牧而二子純孝相期請部例乞一子終養而君
遽沮之曰謂我不能就潘輿養耶遂赴冀州署無疾
而卒得年七十六初君父太素公前朝庚午掇元值
喪亂未仕君官止百里而二子爲監郡司馬爲侯牧
或比之太丘三世以漸加進然而公慚卿卿慚長世
遂襲傳之以爲名言

家史氏曰子長于君者十年而杭州稚黃氏又長于
子世嘗爲語云浙上三毛東南文豪今長幼皆先我
逝而子乃一存然存亦何幾矣子聞計哭于廟復遣

兒遠宗迎喪于杭之北關二子請予作家傳予何辭
乃拭泪而略叙其始末如右



全

吳越宗迎喪于杭之北關二子請予作家傳予何辭
乃拭泪而略叙其始末如右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稿

周韓第山陶實仲王較

傳凡屬史館所分題而與史

列朝備傳文有異同者謂之備傳

吳寧

吳寧字永清歙人年十一補府學生永樂十八年以

春秋中應天鄉試宣德五年成進士上御奉天門親

發策問退而御武英謂從臣曰朕策士不尚虛文欲

得忠鯁能抗言者賦策士歌示讀卷官讀卷官勉奮

爭先摩索得稱旨卷傳八入一廖莊一劉實其一寧也時

寧尚年少越五年始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會正

統改元陝西涼州鎮臣以西番回回迭力諸族薦居

內地徙實兩浙海上寧憐其貧奏給以月餼大者月

四斗小半之因著為令已進職方郎充副使持節冊

封楚府通山王暨妃周氏却餽餉還部言于尚書鄺

瑩曰北部瓦剌也先意叵測京衛兵單殘猝有豕突

何以爲禦宜留山東河南二都司暨江北直隸衛所

饋運官軍隸五衛操練以備非常而以前所調湖廣

南京征楚川凱歸之兵使撥充輓輸去莖然之奏行

其言十三年福建沙尤賊大起命都督劉聚爲總兵官而敕寧同豐城侯李賢簡南京驍騎實軍伍寧閱尺籍盡發諸權勢所隱占者人人賈勇往賊平會明年也先破獨石犯龍門洗馬諸城至秋大舉上親征鄜墊扈駕行留寧佐侍郎于謙理部事寧招募報効人王敬等五千名分撥留守五衛附之操練仍督向所留隸京營者授以兵仗使弁力防禦已土木失利寧慮犯畿甸急陳備邊十事於謙奏留山東更戍都指揮衛穎等請遣廷臣分巡江南北選募鄉壯及巡漕未回官軍持械登城而檄河南實操官舍軍餘暨

卷傳八

二

海防兵悉赴京演操鞍馬鍔盾不給者敕禮兵工三部廉取民間所畜備償之直九門要地守以孫鏗雷通等營諸軍郭外而徙郭外民入內凡通州倉糧及諸厰馬芻給軍自運取有不盡則焚之毋令飽敵敵諸將之才勇而繫譴者如楊洪等謙次第舉行遂進謙兵部尚書而以寧爲右侍郎佐謙掌樞務皇弟景皇帝卽位也先復入謙出戰却敵于德勝門外擢項文耀爲右侍郎而以寧掌部事寧奏雁門爲西邊咽喉所設關隘數十處俱通人馬乞敕都督孫安等增埧濬湟堽墻闕而令指揮石彪孔明于代州伏衆爲

援兵值福浙鄧茂七葉宗留廣之黃蕭養及貴州苗
獠所在蠡發皆屬寧居中調度命將征討也先挾上
皇從紫荆關抵都城景皇帝遣寧出城與謙及諸將
計議還及德勝門敵驟至門扃未啓敵充斥滿前居
民悉奔潰塞路而寧大坐霖雨中指揮顧盼意氣閑
雅敵疑寧有備不敢近寧乃復入時畿南民多南徙
大臣有請詔天下勤王兵者寧獨不可謂如此則人
心愈駭事愈不可爲莫若露布告官軍得勝通示海
內庶安天下心至賊之得勝而驕驕必敗無容慮也
已敵遁解嚴寧乃出慰勞嚴緝京師無厲子弟得乘

卷八

三

問者且責山東河南諸撫臣使益徵備而發帑賑被
寇諸隘遠近以安明年景泰改元寧力主迎復不合
乞骸骨優詔許之及上皇狩回寧乃曰徵臣心事畢
矣杜門却賓客絕口不更談土木事其後謙罹禍而
寧不及于難寧素饒冰鑑初在兵部時謙與寧厚嘗
囑寧爲女覓壻久之以兵家兒報謙從之聞者駭愕
及謙赴西市親屬賓客各鳥獸散獨兵兒冒死收葬
當時所稱錦衣千戶朱驥者也其先鑒如此

張瑄

張瑄應天江浦人也字廷璽少貧喪母受書于姊氏

李侃之妻稍長卽受書于侃正統七年乃與侃同登進士山部屬山知吉安府吉安俗尚巫刻木像神丹漆而冠衣之聚衆送迎導以橫簫瑄途遇大怒叱收像投水中而寘首事者于法無何瑄遭重疾衆哀泣請曰此神祟也禱可免瑄復大怒不許旣而疾愈會大飢瑄中白不報遽發廩賑乃建祠祀忠節葺文廟修築府廨治橋梁道路以救飢者吏部考第一陞廣東右布政使時廣西流賊越境寇屬縣連山瑄督官軍擒殺賊首莫文章等遂築城堡大治兵凡陽江縣城周公轉新典縣賊鄧李保等歲久不勦者悉勦之

卷四
八

四

時兩出師征大藤蠻給綵段銀牌以旌軍功瑄累受綵段十一疋銀牌十四面特賜瑄大紅織金雲鶴衣一襲銀錠寶鈔無算乃造預備倉六十二處修理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六十二處增築廣州新會等府縣城垣一十二處民賴以安成化四年轉左布政使明年以滿九載當赴京軍民千餘呼諫走鎮巡旬請題留諱許之至八年始奉敕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初瑄所屬州縣多無宿糧瑄命各建倉勸民出羨粟貯之以備荒政浚海官軍因事裁減支係三十餘年而遲久爲例貧無以生瑄爲盡復之闔安鎮

出海口二港元時用鐵纜橫截港口而其後遂廢也
瑄命所司造鐵纜三每纜長百餘丈兩岸樹鐵杙維
持之中駕二十筏小港如制而纜差縮于大港由是
海寇遠跡不敢近至山賊久遁如林壽六魏懷三等
皆以計擒之而福安壽寧諸縣地隣江浙多竄聚者
瑄捕其賊首葉旺葉春餘盡散去朝廷以為能降敕
褒之乃勅去鎮守太監金勝之暴橫不可制者未幾
遷河南巡撫首薦按察使何喬新副使陳選改置河
南餉倉于彰德水次會汴梁飢設法發官廩賑粥于
城四門外及各鄉寺觀出官庫衣布查關廂空屋土

卷四
八

五

窳可投止者流民存活者不啻萬數十四年改南京
刑部左侍郎以刑獄繁重不得次添廣東司主事一
員而親決諸要囚旬日即遍問擬皆如律毋枉十八
年進本部尚書二十三年年七十有一遂致仕瑄知
吉安時巡撫都察院韓雍威望烜赫屬官皆望塵羅
拜瑄不少詘然雍甚敬之暨瑄為布政廣東地方多
盜瑄等皆戴罪殺賊而雍復受命提督軍務瑄事之
甚謹人以為瑄禮貌詘俯皆有權度獨其師事李侃
終身不改侃官至都察院僉都御史兩京附錄外錄

出... 潘蕃... 其...

潘蕃初姓鍾字廷芳嘉興崇德縣人從父京師占籍
留守前衛中順天鄉試已而登成化二年進士復姓
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山西沁源王與知州金澤互訐
久不得解蕃往治之核知王左右李成撥置直坐成
死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攫金蠻部兩指揮盧安輩復
調附之幾罄邊費蕃往正盧安輩法并請治能聞者
壯之已而出知安慶要路者不便改郎陽時郎陽初
開與陝洛壤接流民多歸者蕃盡撫之士着成府會
四遷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軍務因
上五議請擇守備免徵解折鹽課理屯政嚴禮法常

傳
卷八

六

單車行視松茂邊人畏服莫敢輕出歲罷假道金以
千計仍戒守將月出行邊諸凡捍禦撫輯積五歲而

朝廷無西顧憂乃轉南京刑部右侍郎無幾改南京

兵部又無幾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故嶺外尊鎮撫

臣威重自韓雍開府後蒞其地者率建牙吹角列戟

擁纛軍門沉沉被組練而夾甲帳者幾萬人其戈

矛子弟紈綺相錯起居護導者無算蕃量留數人僅

給麾下使令向相訟自衛者悉遣征發其與諸將大

吏約凡科條如舊無事更擾有以密封白事者一切

禁罷之至其節制特嚴一號令出印大將不敢喘息

方面官下稍違約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會黎
寇符南蛇等肆禍海內聚衆號數萬蕃前已授方略
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酋磔于市於是論
功進左都御史而思恩知府岑濬與思州知府岑猛
以叔侄爲主官爭地相讐殺濬攻陷思州猛窮走軍
門乞援蕃論濬罷兵濬不從且據地反蕃會奏請討
密計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調集兩廣官軍及土目
諸兵分六哨以進濬大窘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而豐
湖十三徭寇及惠州古三仔唐大髯等憑恃獷戾阻
兵肆亂蕃督率部兵左右掩擊殲古唐二渠而餘黨

卷傳
八

七

盡散凡五年間計前後斬獲共一萬三千有奇且節

縮驛傳省冗費不貲又奏裁其冗官二十七員請改

思州設流官陞河池縣爲州而割歸德州使隸之南

寧以控制海徼嶺表大治值正德改元蕃與中官忤

乞去不許名拜爲刑部尚書而瑾復憾蕃蕃再乞去

于是命乘傳歸里初岑濬旣平蕃議以思恩改設流

官而岑猛失守府治則宜降同知時尚書劉大夏議

獨相左乃奏徙猛平海衛降千戶而思州亦從改革

及蕃去而猛不行據思州叛瑾遂用此爲蕃罪逮蕃

及大夏下獄將論死姑從減求戍甘肅瑾誅詔復官

歸里凡六年卒卒之日屬其子曰吾貧不能喪衣裁
被體庫其封毋先為葬期吾不拘陰陽以十趣避晴
日無雨漏下窆可也其子收涕從之至嘉靖十八年
用御史傅鳳翔請乃賜祭葬于石門鄉先是蕃從兩
廣軍門陞尚書歸無宅稅他人宅居而隘每與鄉人
飲必露坐花下醉任所之時有詩曰尚書歸來無第
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
尚書蕃得詩笑及被逮鄉人同游者皆相送蕃械繫
拱手就道觀者流涕

論曰名臣惟清節與經濟不能相兼故汾陽歲入不

傳卷八

八

下二十餘萬而張氏無名錢遍滿都內然皆不以此
損望蕃獨著績南服赫赫都府而至不能治其居與
其葬此何為者也古尚書多田不入政府而蕃反從
此去官雖脊小實為之然亦足以覘世變也夫

吳洪

子山附

吳洪字禹疇吳江人也年十二為生員同學有許教
官于學御史者洪曰師可畔耶不署名成化十一年
中式進士由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貴州
按察司副使舊例南部無遷副使者遷之自洪始未
幾改廣東巡視海道革海舶貢賦例人德之尋陞福

建按察使將行海防將軍以犀珠走問道愧洪謝之
其人曰公將行之官而顧愧此其無所于亦明矣夫
區區之心凡以爲有不忘于公者在也且行者愧儘
古今通情是亦何損于公名而必耶之洪曰君不知
洪耶雖百珍珠何益徒利之耳苟知洪則何必是卒
不受去洪在福建多善政提刑有法會建寧延平潞
民飢輒便宜發粟賑之而汀漳軍餉缺急取征商之
羨賑汀漳軍旣而遷太僕寺卿進工部右侍郎入視
部事逆瑾誣尚書劉大夏罪下大臣議洪頗非之時
部長缺資望已及洪瑾故勿與出爲南京刑部尚書

卷八

九

寧河王鄧愈之後兄弟爭所賜田宅詔南京三法司
覈之其兄倚瑾求勝洪不報瑾怒勒令致仕嘉靖改
元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卒贈太子太保子山次子
巖同登正德三年進士而巖以參政先洪卒少子崑
登嘉靖十七年進士寂名

山字靜之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諫武
宗南巡跪五日擢山東副使四遷而陞都御史巡撫
河南初河南運額兌在小灘久之民勿便正德初移
之臨清民又勿便乃移兌回隆而運官受臨清重賂
呈御史奏勘山堅持之成化間親王居河南者纔五

府已而漸盛自郡王將軍而下幾數千人歲入不足
以需常祿山請以歲運之贏補所不給時伊王素庸
儒宦豎保全等肆虐不法而王友林之山疏正保全
罪使王自新臨漳王府將軍祐掠者招納亡命奸法
軌時侵掠民間卽祐掠至無不憚憚恐罷市肆閉戶
竄匿前後諸撫臣至莫敢問山疏免爲庶人于是宵
小被劾者爭遁之京邸構山短左遷山浙江參議已
復轉參政進南府丞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再遷
至刑部侍郎進尚書會翊國公郭勛擣虔播痛諫官
上其罪下議議首鼠山憤然曰人臣有直節無遂垢

卷八

十

以助之惡卽令驟誅之猶以爲後而尚皆咋舌又手
雷同豈稱法吏意哉乃陳其不軌論棄市黨附者有
等獄上久不報洎秋當報囚而勛竟瘐死獄中帝怒
詔山去山聞命卽行道幸初山使山東時有塞井復
濞民爲謠曰彼泥者泉弗浚而復錫我則福及爲福
建按察使吏民懷之以其父洪嘗居是官也爲之語
自感之棲兮其雛來儀民具是依蓋旣歌其惠又美
其世濟云

論自明時父子官尚書者不過一二十家然第世其
官耳迨于世其德則世不得一二焉洪在官多治行

而山能繼之觀其父子去官時皦皦前後宛如一轍
史稱身斃而名立又云鸞鳳代匠而弗傷其彩洪山
則有之矣

白昂

子塤附錄

白昂

白昂

白昂

白昂字廷儀武進人天順元年進士爲南京刑科給
事中劾戶部尚書張鳳不法白南京械至京詔獄人
以爲能旣而歷應天府丞陞南京大理寺少卿進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兼管操江仍巡捕沿江盜賊勦巨
寇劉通受其降衆于太倉學宮進本院右副都御史
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鳳陽皇陵白塔壽春墳圯與

卷八

十一

平江伯陳銳治之會東南歲歉興大役初賦工者計
費若干萬期以七年竣事至是二年竣省初計費之
半且以贏錢賑恤災民民反獲濟遂以弘治三年改
戶部左侍郎河決金龍口漕運多沮昂奉敕往治初
至河南從上游相度水勢慮水趨張秋發卒數萬自
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
自中牟決口至尉氏縣下潁川經塗山合淮水入海
於是修泮堤令高廣如一樹以萬柳乃命郎中婁性
于宿州濬古睢河入運道命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
等口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牟至

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
海每河口作石堰則水羸縮以時開闢由是河竟不
爲害而漕運以濟當是時高郵之甓社湖震蕩覆舟
有知州毛實者請開復湖于東岸以避其患昂時正
治河于倥惚間立令開渠五十里名曰康濟雖衆爭
之不少動其疆果如此乃以著掌院事進右都御史
陞刑部尚書歷加太子太傅致仕卒贈太保諡康敏
昂性尚圓通而遇事機警然尤長治水知州毛實亦
以善治水爲昂所知實餘姚人戒化進士嘗補知霸
州以霸爲九河之交舊多水患乃自黃岱口至清河
口共築堤九十餘里以防桑乾河之衝自莫金口至
苑家口共築堤三十餘里以遏中亭河之溢皆受昂
指云子圻

卷八

十二

圻字輔之年十八中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由主事
數遷至浙江參議時有承璫旨議開處州銀坑者圻
執不可不得已請以贖金充內帑旬免事得寢鄞少
年爲日本館甥隨使入貢鄞人執少年使大噪圻曰
中國亡此人何損治體而乃以璫璫致邊釁縱逸去
長興有田疇于水凡八十頃而稅仍在民民病甚圻
爲奏免博福建參政汀漳盜起圻率民兵至大田驛

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解散去進
山東左布政使遷應天尹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提督南京糧儲才便宜七事皆切時務時京儲歲入
一百二十七萬而所出者反至一百五十餘萬圻以
爲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出多于所入何以持久請
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不法坐臺者若干人旋以
母憂得疾卒子悅字貞夫初以廕補國子生後推廕
與弟登嘉靖進士歷官尚寶司司丞

論曰洪宣後爲京朝官者多視南京爲散地而昂圻
父子則皆以南京著功地固未可限哉明時河患與

傳入

十三

漕運依倚歲費度支水衡金錢累幾千萬而迄無成
效以觀之昂雖復王延世之塞決河何以過矣

周季麟

字公瑞

寧州人也成化八年進士授兵部主

事清禁軍及圻內山東西邊軍得健卒八萬歷員外

郎郎中弘治初陞浙江參政武康山羣盜起躬往招

之遷河南右布政使嘗曰爲官須稱職旣至籌國計

搜剔隱蠹豪釐不取除歲解外嘗貯銀四十七萬餘

兩撫按交疏薦凡七八上乃以甘肅警進右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至卽勒兵戰斬賊首六十四級捷聞先

是哈密忠順王中絕其所立王每爲土魯番王速擅阿力所擄部落數千人來奔甘肅弘治五年有安定國王者冒哈密族請立其姪陝巴守哈密時阿力已死其子速擅阿黑麻嗣王仍襲哈密擄陝巴去于是邊陲不靖者有年矣季麟宣德意并脇以威阿黑麻慚伏遂于十二年夏送還陝巴并所擄原給敕印詣甘州季麟受之乃請立陝巴給以原敕而還前所留番使寫亦滿速兒等諸部帖伏卽陝巴之族凡曲先安定諸國亦慕義來享當是時帝悅甚賜季麟金綺獎勵加等第季麟久病胃至是以苦寒創甚然不之

顧也北庭小王子擁衆數萬入河套往來波羅賀蘭間季麟厲芻秣捍禦不爲患因劾總兵官恭順侯吳鑑怯勇罷鑑而以武安侯鄭英代之時西安設防冬民兵五千以舊警偶召民城守而歲久爲例季麟裁之每歲用千人春秋番而罷四千人歸農獨勢人有役民兵者稱不便未幾閣臣薦季麟名還調薊州薊州草場御馬監京營牧地與民田接畛侵蝕往往爭訐季麟考圖籍據景泰問奏案改正疆界衆愜服然權貴侵蝕者不便十八年武宗嗣位以病寒乞去旣而瑾憾之搆以他事奪其職罰米千石瑾誅劄復官

未用乃以正德十三年卒贈右都御史諡僖敏孝宗嘗問劉健謝遷曰周季麟何如人對曰季麟好官論曰季麟論處官無分大小務稱其職故歷官所至皆能有功而卒以守正為僉人所抑官不竟其用惜哉明三百年多文臣用兵而季麟以畏寒之軀龜勉邊陲間觀其處哈密一事張大國體濟以德威使諸番構禍于此暫息其以方之魏尚之守雲中李勣之督并州又寧有憾焉

附錄 分省人物考周季麟傳稱上魯番之叛臣速檀阿黑麻按阿黑麻即速檀阿力之子繼阿力為王何為叛臣及考哈密本未知哈密有臣馬黑麻叛去歸土魯番是誤以馬黑麻為阿黑麻矣又

卷八

十五

稱國人擁立陝巴為哈密王亦非也陝巴係曲先安定國王族屬冒稱哈密族而尚書馬文升誤信之遂立為哈密國王因復廢土魯番之譽若國人所立者為罕慎非陝巴也又云陝巴之弟安定國王千奔按陝巴為千奔之姪實錄明載人物考之外錯如此

皇明實紀論哈密功其肅總兵官都督彭濤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則誤以季麟為季鳳矣誰知我是伯借耶
傳載哈密與土魯番構兵一節云西陲結怨者四十年考是時弘治五年去成化九年始事之時不過二十年傳不深計耳

賀欽

賀欽字克恭義州衛人成化二年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會陳獻章被徵來京師聽其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龜世印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印日上疏解

官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既別宵獻章倅歸搆一室懸之朝夕瞻事者十餘年弘治改元用閣臣薦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訪治道三曰遵祖制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大略謂師友之臣當求真儒檢討陳獻章學可大用是宜以非常之禮起之使任內閣或經筵官而內官驕恣裁以祖制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中察其職掌不過灑埽供奉關防破閉而已近乃參預機要干犯政令非招權納寵叢奸府賂卽邀功啓豐流毒邊徼

卷八

十六

甚至引左道以蕩上心進淫巧以盜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旣已鑿諸已往尤宜慮之將來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政事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柄至若奉常正經教坊俗樂沿革去取尤宜慎重疏凡數萬言奏入報開正德四年逆瑾括東田東人驚恐而義州以守臣貪故思變至是先發聚衆東西劫頑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負黃門欽問之身往諭曰公等吾鄉人也今不幸至此良苦然吾竊爲公等憂鎮城兵不卽至耶如之何衆初洵洵而有省呼曰願教之欽曰惟不殺人而已守臣激民變民無辜今

不殺一人待命是良民也良民何畏焉未幾有言鎮
城軍果至者衆復謀曰賀黃門無嫚語環跪欽里門
欽曰吾固知有是也雖然汝仍不殺人誰則殺汝是
在我而已衆散去遂定邊將有誘殺邊人罔報功者
按之不得實一見欽卽慚伏曰他人可欺吾敢欺賀
先生耶欽學以爲已爲本方見獻章歸閉門靜坐有
來學者輒辭之曰已之不治何以治人旣而從游者
甚衆然于是人人知爲已之學其後薦引相屬終不
起卒鄉人祠之浚溪釣臺其所隱處在醫無閭山下
號醫閭先生子士謐能傳父學嘗陳十二事論王政

不報辭疾歸終其身不仕

傳入

十七

附錄 賀欽義州人屬遼東諸書皆作遼西誤遼
西在今未平府且籍貫無稱古地名者不如直稱

義州爲當

欽疏中稱白沙爲新會縣歷事監生諸書皆然按
是疏在弘治元年而白沙于成化十八年已授檢
討則此時不宜稱監生矣近觀史竊所載改稱檢
討遂從之

不錄一人命長及尺由夏及秋授詩未幾前書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行十九稿

何在炎華民
韋元愷栗園較

傳

九

列朝備傳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生時母夢曰墮懷以為吉也名字之世為開封扶溝人其曾祖戊慶陽死家焉而父正為周王府教授則仍還開封夢陽束髮就河南試不利年十八乃以故藉走試陝陝場且閉夢陽大言曰場

傳
卷九

無解元何為閉也主者奇其言試而納之遂以慶陽

籍中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連中授戶部

主事遷郎中嘗治關立通商法痛格勢人求勢人不

便搆下獄尋釋十八年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

不可長凡五千言羸中言神機三千五軍三營兵數

十萬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間僅拔得一十二萬為

十二團營而今則料衆北伐不穀三萬腰鞬弓刀不

全騎士牽露骨馬官不恤其軍豪勢侵蝕食之增而

用之寡是兵害也且夫騰驥四衛者非今所謂內兵

耶外官既不稽其數而征役不調富豪而氣驕夫以

內官之貪狡而率富豪而氣驕之人其爲害可忍言哉是必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叅掌內兵而禁團營把總號頭等俱不得置私人而後積弊可徐銷也又言莊場之害曩時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未嘗起科今輒指之爲官田皇親家聽無賴投獻而朝廷復允其請占其田土犁其墳墓斫伐其樹木民則何堪且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競畝尺分而寸割之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廢本業以尺寸之地失黔首心乞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誣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

傳
卷九

二一

馬便末又言貴戚驕恣之漸大皇親至戚也然必以禮防之者則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自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夫川潰則傷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焉得乎此非所以厚張氏也書上侯奏辯謂夢陽罪斬十其寔著者斥皇后爲氏時張皇后寵有權皇后母金夫人日夜泣帝前帝初令回話不得已乃下詔獄掌詔獄者牟斌爲夢陽

具牘議罰俸左右請杖之不許金夫人復請帝帝不
懌曰張氏謂張家也張家皆后耶推案起帝初與劉
健謝遷論夢陽謝遷曰夢陽心無他所謂欲効忠於
陛下者也至是帝語劉大夏曰或謂我杖夢陽推其
心欲殺之耳吾能殺直臣快左右心乎當是時天下
賢孝宗而慕夢陽之爲人故事館閣習文翰夢陽以
諸郎倡起號名爲詩古文詞館閣笑之顧夢陽所爲
文鳳矯而龍變旁若無人同時何景明邊貢徐禎卿
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而
夢陽則更以氣節超諸郎間嘗遇壽寧侯大市街乘

卷九

三

醉數侯過襍罵舉鞭竹揮擊之落二齒侯隱忍去正
德改元堂上官韓文勿退朝輒與曹屬語閣等而泣
夢陽進曰公大臣不除君側奸徒泣何也文曰吾亦
思除之耳夢陽曰除之則何必泣夫閣中皆顧命臣
公所知也今言官劾瑾等閣臣持其章甚力將必除
之特其機未釋耳公誠能手疏帥百官伏闕下乎則
勢成勢成則機釋機釋則一發而殪是合諸公卿內
外比掌而拊一窟也過此勿再也文曰善君爲我草
疏然疏勿文文則勿省勿長長則勿竟草具文懷之
入會語世中變健遷竝辭去文坐落職而以疏草爲

夢陽所爲謫夢陽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旣而羅織夢陽事械繫之論死賴康海救得免語具海傳當是時天下人人稱夢陽顧夢陽益喜自負瑾敗起江西提學副使甫到官與總制陳金約曰公治軍夢陽治諸生無相尼也舊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不往曰教諸生砥氣節毋諸生就上官謁諸生謁上官雖都御史毋跪但長揖上官毋許加諸生者時御史江萬實與諸生迂夢陽拽黑繚帥諸生親往鎖萬實會淮王府校爭諸生於途夢陽途咎之淮王奏聞適以所奏下萬實按狀夢陽乃許萬實雜奏下陳金

事
卷九

四

檄布政司鄭岳勘之夢陽疑岳祖萬實因復許岳時逆濠重夢陽甚而岳以迂濠濠爲夢陽執岳吏令報岳子法與羣吏通贓奏聞繫法掠治而參政吳廷舉謂夢陽侵官亦上疏論夢陽掛冠而吉安知府劉喬嘗殺一諸生爲夢陽所持亦互許劾喬乃手僞疏一通示萬實曰此非公劾陳金疏耶夢陽僞爲之將以惡公於陳公而復示金疏以激怒金金乃還所下不復勘驗更遣大理卿燕忠出治諸生數萬環廣信獄忠至召夢陽入圍手据案罵罵已且訕且讓謂夢陽未講老氏無學問不知雄而守雌遂還奏夢陽欺姿

僚屬挾制撫按救冠帶閒住還里而岳喬以贓私削籍充岳子云戍廷舉擅去官罰俸夢陽嘗作書上座主楊一清曰陳士賢曲庇諸生諸生有爲盜者畝勿問也放靜之拳毆唐御史唐御史憤死楊繼宗罵賊官不夫口雍世隆爲按察使途辱知府爲都御史時鞭參將當時數公人莫加惡名焉夫激濁揚清之中當寓扶陽抑陰之意使知朝廷有不可問之法天下有不可誦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之法吏夫然後懾伏勢雄繫渙散而亂階也夢陽旣家居賓朋日盛嘗從汲洛少年射獵晉丘繁臺間自號空

卷九

五

同子游內藜空同子名多造虛請顧時時以侮嫚謝去五年御史周宣論夢陽親濠逮詔獄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解之得免乃以爲濠作陽春書院記削籍先是夢陽有甥曹嘉能文章以御史諫武宗南巡廷杖其負氣陵轅人嘗謂其似夢陽至是以抗諫謫四川茂州判過夢陽相對慟哭同爲謁途于廟詩以見志子枝進士

論曰問之燕忠責夢陽曰方君彈壽寧侯時斷螿搃猛動至尊之心及其爲韓尚書草奏忱憤抽筆氣陵朝宇庶幾李元禮范孟博之流而惜乎不講于道也

旨哉言乎語云釵以礪缺夢陽砥名節矯厲太過遂
流為悖慢而不之覺坎輓終其身悲夫明初金華諸
子開藝文之門華路藍縷而夢陽景明繼之大起古
學鬱然為文章當時已遂有蓋代之目乃自是以後
振焱揚波非不甚盛然終明之世究無出其右者舊
傳弘德集空同子諸書後彙為空同集六十六卷所
當與李杜柳韓乎雄長矣

附錄 夢陽與鄭岳相許時濠左袒夢陽擠岳者
而年譜反稱燕忠出勸承濠風旨公且不測獨何
景明上書冢宰楊一清乞為申解遂得閒住此欲
出脫夢陽比濠一節而故稱濠擠夢陽年譜之夏
衛過當如此

繁臺卽吹臺諸書稱夢陽射獵繁吹兩臺間雖錢

卷九

六

致齋列朝詩集亦然何其疏也
瑾欲官康海吏部侍郎海力辭免諸書稱欲官夢
陽吏部知然非吏部也
則未可知然非吏部也
年譜記夢陽甥曹嘉以諫謫四川茂州判官兩各
山藏謂抗論楊廷和喬宇彭澤因列廷臣五十八
人為四等坐貶昌邑知縣兩不相合考空同集有
送甥謫四川茂州判詩豈昌邑之謫又在茂州之
外與姑記此
以俟考定

仇鉞

仇鉞鎮原平泉里人以備卒給事寧夏總兵府總兵
者愛之使之襲仇指揮職掌其兵遂為江都仇氏旣
而戰酣水河有功陞僉事正德二年用楊一濬薦充
遊擊將軍五年真鍔反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了廣

等從之殺守臣以討瑾名舉兵鉞駐大壩聞變將東
行時反者預撤黃河渡船於岸西以拒來者而叅將
楊英屯河上復盡奪船歸東岸使反者不得東鉞東
西望問無如何顧念妻子在賊中遂從大壩歸垂巖
覲寘鐸詐稱病發急分所將兵隸賊營掩宅臥于是
賊時時就計議會與武營守備保助家陷賊遣蒼頭
泗入駕言楊英等合諸路兵將渡河鉞聞之大喜乃
謂錦廣宜急出守渡口邊東岸兵勿使渡且橫城堡
近河間有決河灌堡者非固防之恐谷猝未可狃也
錦愕然急偕廣領營東出昂獨守城鉞又稱病亟昂

卷九

七

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曰女且死者頭驟起捶殺昂
離之鉞乃披甲橫刀提其首躍馬出門一呼諸遊兵
壯士彙集遂圍安化府擒寘鐸而城外兵聞之俱反
正縛錦廣獻自寘鐸舉兵至此凡十八日敗先是遣
將時議以鉞爲副總兵旣而傳鉞在賊中悔之將追
救未幾捷聞敕署都督僉事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
夏及論功封咸寧伯歲祿千石與世券七年霸州賊
趙鐸等寇河南橫甚命鉞討賊稱平賊將軍鉞督副
總兵時源等涉河而進敗賊七里岡乘勢四追斬獲
四千八百餘人乃擒鐸于六安州無何山東賊劉七

等從河南流剽入湖廣復命鉞進討時賊已沿江下
至鎮江退保狼山鉞駐兵鎮江而令諸將劉暉邵永
等分軍竝進與賊戰大敗之賊自崖趨下將奪舟官
軍乘之七溺死進侯增諫千石八年大同警復命鉞
以平蠻將軍禦之未至警息先是鉞從江南還即乞
去前後凡十三疏至是以病歸時帝好武每御豹房
名諸將入侍鉞辭不入十五年世宗入嗣以言官薦
起鉞提督三千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卒諡武襄初鉞
歸田間剽者指之曰此仇游擊庄也斫而入鉞暗中
注鏃無一虛者子恩病孫鸞嗣侯以罪誅有傳

傳
卷九

八

論曰鉞傭卒起家以功封侯偉哉雖狐雛緇火扑手
易滅然而智略遠矣惜乎嗣之者之墮其績也世傳
鉞有謀密于料敵自從軍至侯大小數十戰未嘗不
利邊人每言鉞一出而綵繒倍倍言功賞多耳至若
辭疾屏居避勢晦跡以終全其名則雖古名將何加
焉

附錄 諸書皆稱仇鉞江都人惟趙時春為仇鸞
木末敘世系甚詳時春同鄉人與鸞頗密故知確
為平泉里人第他書稱寧夏者亦有之至若楊廷
和為墓志稱江都實錄亦稱江都則原狀既冒姓
其無能改正不足怪耳
實錄 殺守臣實錄作鎮守太監季增少監鄧廣而
昭代典則稱太監趙弼無據本略之
實錄 稱賊徽黃河渡船于橫城岸西以絕來者不

記官兵奪船一節惟昭代典則稱廣武營指揮孫
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歸東岸使賊不得東九鸞
本末又稱陝西總兵曹雄靈州參將楊英盡收黃
河船濟師歸靈州二書不合故實錄致靈州奪船
功則官軍奪船洵有之但其牒稱副總兵楊英遊
擊史鏞率都指揮韓斌陳恂尹清鄭廣吳山韓達
李完韓連蘇勇黃正鎮撫溫良副千戶郭春凡十
四人並無系隆名若曹雄則陝西總兵所擒實錄
之欠曰援兵始至安能奪船故知二書所記皆謬
也

諸書載銀殺岳後皆云銀奪城門擒真鑄大謬斯
時銀與真鑄皆在城何奪門之有
慕志載銀討趙鏞賊止言先聲奪之而不及六安
之降及討劉七賊則反云襲破之于六安是誤以
趙鏞賊為劉七賊矣六安是趙鏞與七無涉時趙
鏞賊中有劉三者亦指名豈誤三為七故然耶

涂禎

涂禎字賓賢新淦人弘治十一年進士知江陰縣舉

卷九

九

卓異第一遂擢監察御史巡長蘆鹽復命時瑾用事
御史有獻割沒銀者因以責禎禎無有瑾怒下禎獄
然猶望其獻也遲之禎終無有矯旨杖三十戍肅州
衛求遠以坐杖重未行卒先是下獄時江陰民痛禎
願合錢贖禎如御史所獻銀數禎不許遂遇害

王承裕

附王恕傳後

承裕字天宇兒時卽重厚如老儒七歲能詩成化二
十二年舉于鄉始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擇用之弘
治六年登進士時父恕致仕卽歸養授徒于弘道書
院正德初歷諸科給事中正直名有時政先務勤

政任將等疏逆瑾川事以上書罰米三百石輸邊八年陞太僕寺少卿奉命點視京營馬疋十一年進本寺卿上偶降旨大閱用戰馬二萬疋皆應命時以爲能旣而陞南京太常寺卿嘉靖元年以憂闋補任無何陞戶部右侍郎却其舊例公堂銀千兩貯庫言官論禮部尚書席書賑濟不明往勘當上意欽賜睿筆清平正直四字六年陞南京戶部尚書奏鈔關商稅羨銀解京查累歲逋租至一百七十萬石而還收貯所羨銀凡四萬八千餘兩七年致仕卒諡康僖論者謂能繼恕業一如范忠宣之嗣文正者承裕體肥澤

傳九

十

廣額豐願性孝且友能悅親養志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有喪祭事必命率禮而行所著婚禮用中與論語蒙讀談經漫語諸書共若干卷合詩文集行于世

伍文定邢珣徐璉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父秀官貴州叅議文定年二十以弘治十一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剛直好斷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羣捶之幾斃猶曳衣罷行鑠鑠然正德初陞成都同知以忤瑾追誣在常州時勘魏國公徐俯爭田失實逮繫詔獄勒爲民瑾敗補嘉興桃

源賊寇開化檄文定與指揮他知府追勦于江西之
滂田指揮他知府皆敗被擒而文定獨能斬賊首及
其黨一十二人而全其軍未幾擢河南知府計滅河
南賊張勇李文簡等乃以江西吉安多盜調吉安到
日卽奉贛撫王守仁檄擒未豐寇賴招壽而大茅山
洞賊方熾隨勦平之宸濠反文定已城守值守仁還
贛道吉安文定帥健兒迎之峽江控纜請曰賊悖逆
不道自取櫟絕明公舉義旗相嚮何讎不克第燎原
之燔利于蚤揃明公何不卽起兵吉安先此大事守
仁初西行尚思還贛整軍旅而後聲討及聞其言大

傳
卷九

十一

喜遂與乘夜返吉安閉門草檄集兵食繕甲旬日而
具文定告社設孫魁許達位爲文哭之動衆心舉兵
至樟樹知府邢珣等各以兵至合入萬餘人號三十
萬分隊七令各攻一門而以文定爲先鋒攻廣潤門
時濠去南昌守未固砲門門者走遂攻門入旣而追
濠及樵舍濠反兵銳甚會知府鄭璫逃歸自賊中詣
文定營語狀文定乃乘夜帥所部先進徐璉繼之時
濠舟蔽江面前後數十里文定進戰不利舉砲以風
逆燎鬚灼左臂衆却文定遽引退賊乘勢追之至黃
家渡賴援兵解去乃與濠隔江而軍濠舟聯岸爲方

陣營時北風烈甚忽反風有請火攻者文定不應既而請者衆文定怒曰風善變南北未可定而欲狃赤壁成事以擾軍政何耶衆不敢言文定乃密啓守仁爲火攻具募舟四十艘填葭灌油勸竟夕辦預分隔江軍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伏之而更以他軍補隔江軍平明火發諸舟乘風入文定帥衆隨之頃刻薄濠營先夕濠令人誘降惟不赦守仁文定二人餘待以不殺至是縱火人人殊死戰濠舟膠淤沙舳艫聯絡倉卒不得發又蓬竿多葦竹火及輒燃烟焰蔽天地焚死無算而伏兵復起鼓譟邀擊其登岸逃者

濠大敗乘他舟遁既而就擒論功推第一進江西按察使闖人張忠帥禁兵討賊賊平無與忌其功因見脇跪不跪執而撻之乃乞歸嘉靖初起廣東右布政使以平濠功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久之乞歸既而起兵部侍郎右都御史雲南土司鳳朝文反加兵部尚書督雲貴川湖四司軍務兵未至而朝文死時茫部多不靖文定欲乘勢勦之四川巡按戴金力言其不可遽降旨罷兵名文定文定復乞歸卒當文定勤王次樟樹時贛州知府刑珣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各以勤王兵赴吉安軍其後論功惟

文定授副都而珣與德孺與璉三人者皆以陞左布政使致仕而德孺死于水

那珣字子用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士嘗爲戶部員外郎以忤瑾褫職爲民及起南工部會歲歉宮寢營建輸辦不給而中貴人救織造褫衣樂器累費數萬且督趣甚緊珣劑量供給悉準以法中貴人無如何正德九年出知潁州府顧壞接闕廣嶺崙險絕有劇盜滿總焚剽爲害久不能制珣下車卽親詣峒穴推誠而撫諭之總率衆歸降且願效用他盜翻藉以抵禦于是立古鄉社約夫新學宮修復鬱孤臺會都御史

傳
卷九

十三

守仁檄勦橫水桶岡頭諸賊調官兵萬二千入分十哨以珣領之是時將進兵議先桶岡珣獨謂桶岡諸巢爲賊境咽喉而橫水左溪實據心腹今湖廣徵兵未集賊不爲備不若出其不意速擊橫水而然後移之桶岡茂不濟矣守仁是其言遂破橫水進桶岡時守仁陰遣人說賊使降賊猶豫間會大雨珣冒雨進兵賊潰走乃以平賊功陞俸二級賜鑑金文綺十四年濠友遣使賫重貲誘滿總等兵助逆總執使戮之將其貲幣詣府珣大喜慰勞命守仁偕文定起義兵吉安珣卽日部兵與總赴之次樟樹時諸府兵

徐璉戴德孺等皆至同抵南昌諸兵入城縱殺璉立
白守仁令禁之既而戰樵舍文定先進不利返之黃
家渡璉倉皇馳援率滿總執大旗麾兵進刺其渠帥
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然後隔江陣文定以火攻直
入而璉擊其左濠擒陞江西右叅政世宗入嗣首議
賞格會有嫉守仁功者嫉言官論沮削其世券歲祿
而一時勦王諸臣斥廢殆盡璉陞左布政乞致仕既
歸口不言功有問者亦不答嘉靖三十年南昌人立
報功祠于學宮之左專祠守仁而以璉會白守仁禁
殺得配祀他不與焉

傳
卷九

十四

徐璉字宗獻朝邑人弘治十一年進士由戶部出知
袁州府濠反守仁偕文定起義兵吉安璉聞謁守仁
歸而召民兵五千人與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
邢珣同以兵會吉安軍從之南下昌遂躡樵舍時濠
勢甚盛璉帥寡守仁署璉為衝鋒官與文定俱文定
先衆擣濠軍璉繼之不利濠乃懸重賞厲士盡發九
江南康兵以益軍守仁陰囑文定為火攻而令璉擊
其左璉與德孺擊其右濠敗璉所獲賊計一千二十
八級守仁疏其功次文定進參議既而論功陞左布
政使候缺逾年乞歸後守仁受封白璉功文定進右

都御史亦請以已位讓璉時尚書霍韜等復奏論璉
功未酬帝命御史王鏊核之以實聞俱不報璉退居
後絕口不言功所著玉峰集羣書纂要共若干卷論
曰文定以文臣勦賊不滅守仁而勤王之舉則守仁
實賴之雖守仁忠果自有成算然初下南昌繼擣樵
舍卒之火攻制勝陰定計議于俄頃之間豈懸瓠之
捷非李愬不為功與邢珣徐璉同時竝起偉伐未酬
均就閒散夫功立而忌生事定而謗興在守仁已然
矣

附錄 伍文定墓誌稱濠薄兵江上安慶被圍文
定士卒殊死戰賊殺漸逼乃夜引兵入省城則先

卷九

十五

戰樵舍而後破南昌誤矣且稱守吉安時勦賊反
遺楠阿未豐諸賊而為南京都御史時則反稱其
平海寇皆屬不合今考正
徐璉為西安朝邑人一作武功誤
徐璉墓誌稱虔州知府邢珣同以兵會璉字是贛
字之誤

